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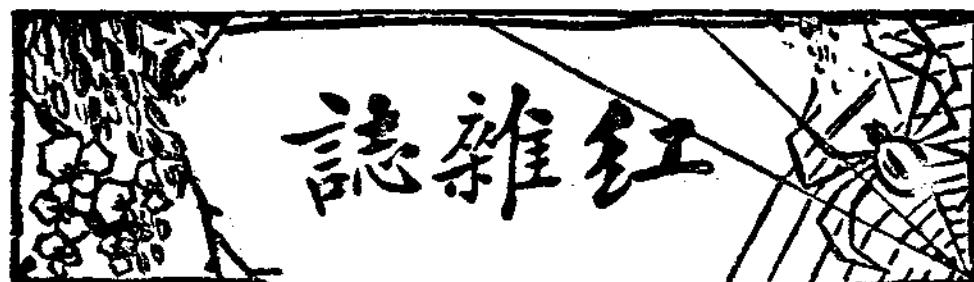
期五廿第

任主鶴獨



THE SCARLET MAGAZINE

行 上海 興記書局



第二十五期目次

長篇小說 江湖奇俠傳

(第二回)(六張).....不肖生

游戲欄

短篇小說

仇(一).....嚴獨鶴

腳之愛情.....何海鳴

李飛探案之一 棉裏針(下).....陸澹盦

殲仇記(五)(下).....程小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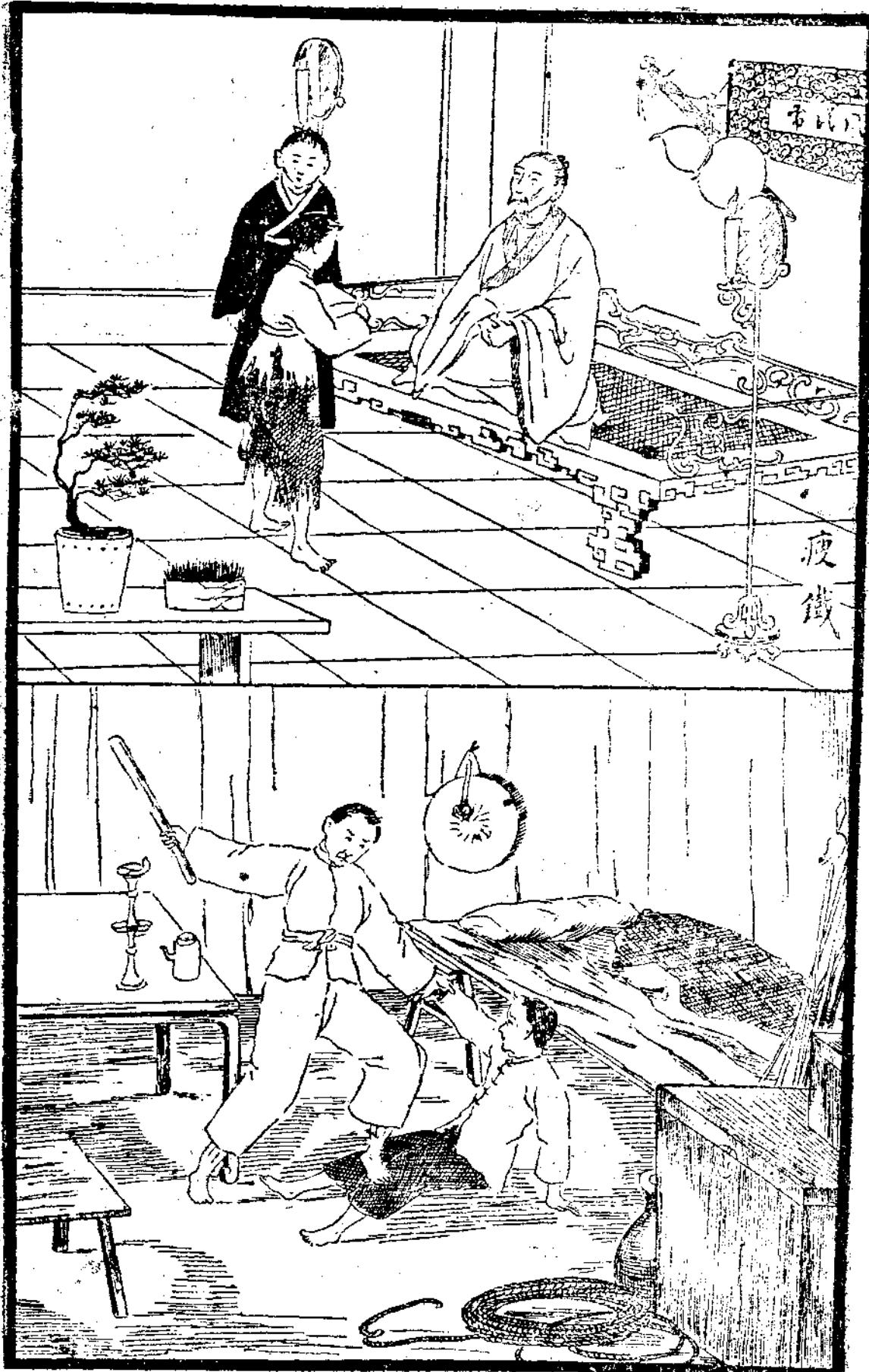
長篇小說

新歇浦潮.....海上說夢人

四時紅閨樂新開篇	高天棲
孟子鼓詞	程瞻廬
A A 小史	張慶霖
上海奇怪人	程松齡
不亦快哉	屠守拙
討蚤檄	吳鳴榮
笑話一則	徐一鳴
奶奶經	程瞻廬
雜譚一噱	鄭逸梅
商界年底的寶塔詩	P P 女士
時髦婦女五更調	吳臘鵝
應聲蟲	計寬成
抄襲與告發	海上漱石生
諺識	觀
西廂記鼓詞	戚飯牛

第二十五回 (問病源郎情水薄
覩異狀妾意花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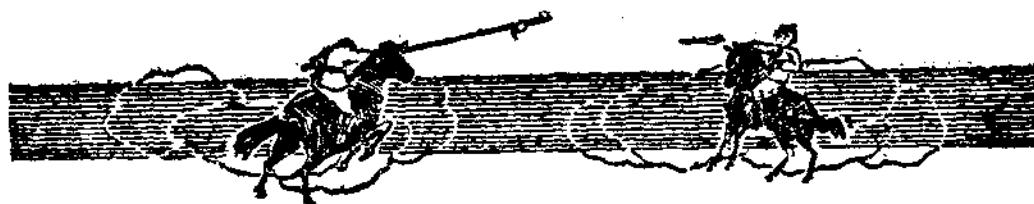
第二回
述往事雙清賣解



第二回 聽壁角柳遲受驚



齊東野語
19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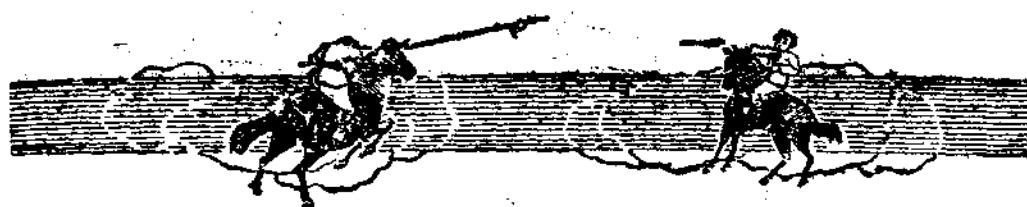
有。這們。宏。大的。聲。音。相。隔。又。很。近。祇。震。得。耳。鼓。亂。鳴。倒。吃了。老。大的。一。
個。驚。嚇。接。着。聽。得。宋。滿。兒。說。道。弟。子。奉。命。去。北。荆。橋。探。瘤。子。的。舉。動。半。
夜。伏。在。瘤。子。的。臥。房。上。瓦。攏。裏。面。正。聽。得。瘤。子。的。聲。音。和。一。個。河。南。口。
音。的。男。子。說。話。說。的。正。是。與。師。傅。爭。水。陸。碼。頭。的。事。忽。然。有。人。捉。住。弟。
子。的。腿。將。弟。子。倒。提。起。來。幾。起。幾。落。就。到。了。一。片。青。草。場。中。弟。子。因。沒。
有。準。備。既。已。頭。朝。下。脚。朝。上。手。脚。都。施。展。不。來。及。到。了。草。場。中。那。人。將。
弟。子。攢。下。弟。子。一。看。原。來。是。貫。曉。鐘。弟。子。便。責。備。他。道。這。是。甚。麼。所。在。
怎。好。是。這。們。和。我。開。玩。笑。幸。虧。我。已。料。着。是。自。己。人。若。魯。莽。些。兒。認。你。
作。賊。黨。動。起。手。來。豈。不。誤。了。大。事。貫。曉。鐘。反。笑。嘻。嘻。的。說。道。幸。虧。我。把。
你。提。跑。你。既。知。道。這。裏。不。是。開。玩。笑。的。所。在。却。爲。何。敢。公。然。伏。在。人。家。
臥。房。上。我。若。來。遲。一。步。祇。怕。你。此。刻。已。被。賊。人。的。飛。劍。斬。了。呢。弟。子。聽。

了。這話問他怎麼知道如何也到這裏來了。他說師傅差他去南州送信。回頭在路上遇見一個河南的珠寶商人。小小的包袱裏面足有十萬銀子的珠寶。這一票賣買做着了。足夠二三年的揮霍。因此就跟了下來。本打算夜間和那商人同落了店方去動手的。誰知商人並不落地。店巡投這裏來。我一打聽才知道就是瘤子的家裏。思量這票買賣十九難成。沒得打草驚蛇。使瘤子有了準備。反妨礙着爭碼頭的事。但是這珠寶客商怎的會投宿在瘤子家裏。這事很有些可疑。倒不可不去探聽。探聽喜得我不會冒昧動手。誰知這珠寶商人就是瘤子的師叔。江湖上人人知道的楊贊廷綽號叫做四海龍王的。我仗着紅姑給我的那張六丁六甲的符。到急難時可以借遁。便大膽進了瘤子的內室。伏在天花板裏面才伏下。就聽得有人在瓦上響。動心裏疑是賊黨到



瘤子家裏來的打屋上經過再聽下去見也是伏着不動並且伏的地方就在我上面才知道必是自家人來探聽瘤子的舉動的聽得瘤子在下面對楊贊廷說和師傅爭水陸碼頭的事說不到幾句屋上的瓦被壓得裂了一片那聲音傳下去二人便突然截斷了話頭接着聽得瘤子的聲音很低微的笑道還是飛劍快老叔用不着起身我一聽這話知道不好急忙借遁出來也來不及向你說話祇好提住你的腳就跑你倒怪我不該和你開玩笑宋滿兒說到這裏老道點頭笑向坐第二把椅的楊天池說道貫曉鐘的品行我早知其不端我所以這們優容他一則因他父親貫行健和我係三十年至交他祇得這一個兒子二則我門下三十六個徒弟論本領他遠不及你若論機警精明你們三十五人都不及他便是紅姑那們賞識他也是因他能做事所以賞

給他丁甲符楊天池忙立起身應是老道掉過臉向宋滿兒道後來怎樣呢宋滿兒道弟子問他要上那裏去他說信已送過了橫豎離會期尚早想順路去看看紅姑他又說楊師兄可惡倚着是大師兄遇事干涉我他也一般的欺孤虐寡強奸女人他的行為我都知道我看有楊贊廷在這裏你一個人也不見得能探出甚麼舉動來並且還怕失腳剛才若非我見機得早怕不是白光一亮噠的一聲你宋滿兒的頭就滾下瓦櫳去了嗎不如同我去看紅姑或者紅姑曾聽了瘤子甚麼消息說給你聽倒比你在這裏打聽的還要實在些當下弟子便依了他的話從北荆橋動身往臨湘才走到魚磯遇見解清揚說紅姑不在臨湘現在喻洞歐陽靜明師伯的家中弟子聽了不願意跑這們遠貫曉鐘不依非拉着弟子同去不可弟子祇得和他一陣到了喻洞在歐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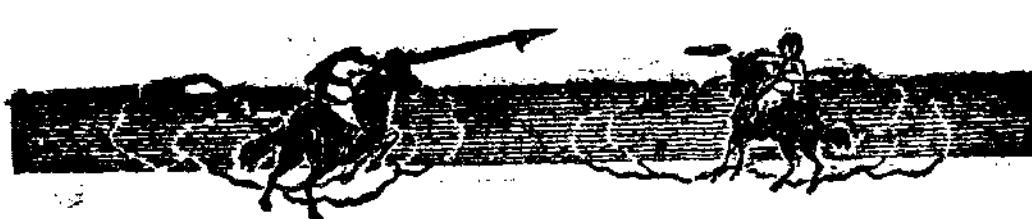




師伯家住了一夜。貫曉鐘不服大師兄遇事干涉他。對紅姑說大師兄如何在通州劫寡婦王李氏的養老銀。如何與白衣庵的淫尼青蓮通奸。並一一將他自己幹的壞事完全推在大師兄身上。要弟子證實他的話。弟子因實在不曾聽說大師兄有這些違戒的事。也不知道這些事是他自己幹的不好。怎麼說紅姑却也沒問弟子。紅姑吩咐弟子道。北荆橋用不着再去了。我此刻有要緊的事須往通城。你替我去臨湘傳個信給桂武夫婦。祇說我暫時不得回臨湘教他夫婦在這一個月以內不可走動。我有用着他們的時候。得隨時聽候調遣。貫曉鐘想跟弟子同去臨湘。說長遠不見桂武夫婦了。紅姑道這時那有給你閑行的工夫。我這裏有封緊要的信限你七日來回送到烏鵲山朱三師伯家。貫曉鐘接了信。與弟子分手。弟子到臨湘的第二日。大師兄也到。



桂武家來了。柳遲躲在窗外，正偷聽得出了神。陡覺得一陣涼風過去。兩眼被紅光射映，彷彿房中失了火一般。正自驚異不過，即聽得房中齊聲說紅姑來了。再看自己師傅已下了床，兩旁坐着的十二個人，都垂手直立起來。一個遍身穿紅的女子，站在房中間。那女子的裝束非常奇怪，自頂至踵，火炭一般的通紅。也不知是甚麼裁料製成的衣服。紅的照得人眼睛發花。頭臉都蒙着紅的，僅露出兩眼和鼻子口來。滿身紅飄帶，長長短短，足有二三百條。衣袖裙邊，都拖在地下，看不見他的手足。賽過石榴花的臉上，兩點黑漆般的眼珠，就如兩顆明星，閃閃搖動。櫻桃般的嘴唇開處，微微的露出碎玉般的牙齒來。柳遲正要聽這紅姑說些甚麼，誰知一開口，幾乎把柳遲的魂都嚇掉了。祇聽得紅姑說道：「你們這些人，那裏如此大意？難道竟不知道窗外有人偷聽嗎？」



柳遲一聞這話。就想提腳跑回自己房裏。接着聽得自己師傅哈哈大笑。道自家徒弟有甚麼聽不得。紅姑也笑着說道。我若不知道是你自家徒弟。就肯饒恕了他麼。師傅放高了聲音。向窗外呼道。柳遲到這裏來。柳遲估料着不至受責罰。遂脫口應是自己定了定神。緩步走了進去。先向紅姑行了禮。才向自己師傅叩頭。自承偷聽的罪。老道命柳遲坐在雙清下首。讓紅姑床上坐。自己坐在旁邊。大家都就了坐。老道才向柳遲說道。你列我門下。才得半年。道心雖堅。祇是日子太淺。還說不到應用的本領。我因你將來可望大成。不肯教你小就。所以傳你的道家正軌。一切用世的方術。都不給你知道。爲的是怕分了你的道心。不然。此時的會正。不妨教你參預。你還沒到窗下。我就知道你因聽得屋上瓦響。悄悄從西院跟來。我因想趁此教你認識你的這些師兄。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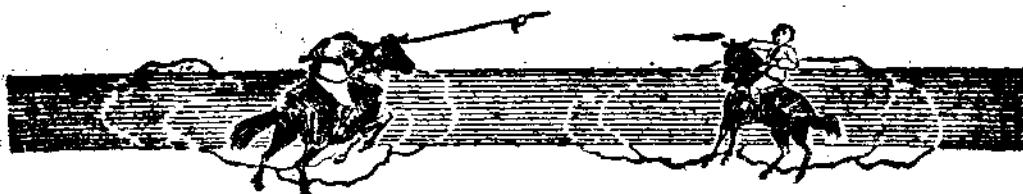
聽憑你在外偷看。你這些師兄的面貌。此刻你都已識得了。還有二十三個今晚都得齊集此處。等他們到齊了。我一一將姓名說給你聽。你好生記取。不要忘了。柳遲剛起身應是。猛聽得半空中笑聲大作。笑聲裏面還夾着有一個很蒼老的聲音說道。勞老弟與紅姑候久了勿罪。勿罪。語聲才畢。秋風飄落葉似的一連飄進二十五個人來。老道紅姑。和房中坐的人都一齊起立。首先着地的是一個儒衣儒冠。鬚髮皓然的老者。老者後面跟着一個頭似雪。鬢如霜的老太婆。柳遲猜想這老太婆的年紀必已在八十開外。然手中所拿的一條拐杖。是水磨純鋼的。杖頭一隻金色燦然的鳳。那鳳的身體比茶杯還大。鳳尾聚起來恰一手把握得下。彎彎曲曲的三尺多長。便成了一條拐杖。估計這拐杖的重量。至少也得五六十斤。那老太婆提在手中。和尋常的老人拿



着一條極輕巧的竹杖相似。老太婆的後面。也是一個白鬍鬚老頭。頂上光滑滑的。沒一根頭髮。兩條白眉毛。却向兩隻眼角邊垂下。足有一寸長。鬍鬚疏而短。兩眼笑迷迷的。活像是畫中的壽星。祇手中少了一條拐杖。却握着一串念珠。跟在這老頭兒後面的。便是些俊醜不等。肥瘦不一的漢子。年紀祇在二十以上。四十以下。也都與房中諸人一般的裝束。老道先向老太婆行禮說道。勞嫂嫂長途跋涉。心實不安。但是這回的事。確非借重嫂嫂不可。老太婆不待老道說完。卽答禮笑道。自家人。何須如此客氣。說罷掉過臉向紅姑道。你家離這裏近。畢竟比我快些。紅姑一面點頭。一面笑對兩個老頭兒道。兩位一個是南極星。一個是北極星。倒怎的做一道兒來了呢。後面像壽星的老頭兒笑道。南極星和北極星。本來常是在一塊兒的。你沒見過百壽圖嗎。老道也笑

着說道。話雖如此說。祇是兩位不前不後的同到。是在途中偶然相遇的嗎。老太婆就床上坐下來說道。那有這們湊巧。能在途中相遇。我們會合在一處的緣故。說起來話長呢。祇好慢慢兒說罷。老道讓兩個老頭兒坐下。立在兩旁的十二個漢子。齊上前請安。柳遲心想自己的身體小。若混在裏面上去。必沒人瞧見。便立着等候。十二人退下來了。才上前向三人叩拜。三人齊問這小子是那裏來的。不知柳遲怎生說法。三人畢竟是誰。且待第三回再說。

冰廬主人評曰。上回既以柳遲引出老道。此回遂在老道身上。發舒奇文。若雙清。楊天池。宋滿兒。貫大元。以及紅姑。朱鎮岳。夫婦。歐陽淨明等。等隨手寫來。陸離光怪。已使讀者應接不暇。更兼在宋滿兒口中說出貫曉鐘。甘瘤子。楊贊廷。在柳遲目中先看見十二人。再見紅



姑再見二十五人。或已知其姓名。或不知爲誰。看他栗六敘出虛虛實實。各自有緻。

吾嘗觀夫雲矣。初自山巔噴出。連綿如絮。縷縷不絕。及其上達霄漢。倏成蒼狗。舒卷自如。瞬息萬變。於以嘆觀止矣。今讀奇俠傳此回。自柳遲房中靜坐。忽聽得屋瓦聲響。至一連飄進二十五個人來。止一段文字。倏而寫師傅房中排列坐着十二人。倏而寫紅姑從天外飛來。已是奇文突出。中復夾敘楊天池宋滿兒一席話。更覺惝恍迷離。使人如墮五里霧中。作者紓徐寫來。亦有白雲蒼狗。舒卷自如之概。非有絕大才力。何能至此。

雙清賣解。備受周保義種種凌虐。作者不憚煩瑣。細細描寫。亦欲使人知江湖黑暗。慘無人道也。曩閱某說部。有賣解者。拐一稚子。使居

囊中照常給予飲食。十餘年後，將囊擊破，則此人頭大逾囊，而身不满二尺。遂以大頭人炫人觀看，藉斂錢帛。又有拐二稚子，各削其背部皮肉，共捆一處，使二人血脈相合。及其既愈，儼然雙連人矣。凡此種種，尤屬慘無人道。嗟乎！孰無子女提携捧負，而忍令匪徒若是蹊蹻耶？負有司之責者，亟宜設法禁阻也。

柳遲說弟子家貧粗堪溫飽，祇因人生有如朝露云云。卽莊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之意，是懶惰求學者之當頭棒喝。夫柳遲一稚子耳，而竟悟此義，奈何世人之不惜以有用精神去學，無關於身心的學術者，竟懵然不悟耶？

此回爲全書一大關鍵。後文許多事實，卽借楊天池宋滿兒口中略略點明，有草蛇灰線之妙。

四時紅閨樂新聞篇

天樓

桃紅柳綠豔陽天 六曲紅欄蝶

穿一角紅樓楊柳繞 紅顏少女立窗前
衫子淡紅裙子黑 梨渦紅暈十分妍
阿郎是怡紅公子風 流種綿結紅絲已一年
一對鴛仙欲妬 紅羅帳底倚郎肩
踏青同到紅橋畔 姥紫嫣紅鬪萬千
烈日當頭紅似火 與郎到夏來

仇(一)

嚴獨鶴



魏斗星是某省的一個師長。他手下的兵狠多。平日的威名也很大。祇是他的出身別人家都不知底細。據人說是狠寒微的。并且自入軍界以來也沒打過什麼仗。立過什麼功績却不懂得怎樣會一路順風。隆隆直上沒有幾年就到了這師長的地位。他生平有一奇事。是無論到什麼地方都帶着一只神龕。這個神龕又必定要另關一間密室安放起來。除了他妻子每日代他在神龕前焚香點燭以外。其餘無論何人一概不許進去。日子久了偶然有那膽大的僕人偷

四時紅闌樂新開篇

仇

二

打漿採紅蓮 紅蝴蝶兩兩三三舞
水上紅蜻蜓弱不禁風怪可憐

碧藕紅菱供大嚼 喜同紅友結良緣
五香鵝子紅燒肉 歡飲紅闌不羨仙

有時節

滿江紅詞一闋填 紅樓

夢說部花間讀 櫻口斜含紅屋烟
到秋來滿林紅葉西風裏 紅蓼
花疎淺渚邊 燈影搖紅蠻語急
香添紅袖引遲眠 輕拍紅牙歌子
夜低吟豔曲壁紅牋 到明朝紅日滿窗猶懶起
紅妝理罷弄朱絃

進去窺探過一次兩次出來對人說却道這神龕裏面並不供什麼偶像祇有小小的一塊牌位那牌位上面又並不刻一個字簡直是一塊光板他却每天早晨起來盥洗已畢必定先要到這密室裏去對着這塊光板虔誠拜禱了好一會纔出來進飲食至於他口中所告的是些什麼話旁人自然無從聽見更無從知道有人猜說這大約是他從前受了人家什麼恩惠所以供上這樣一塊牌子算是長生祿位又有人說不對不對如果是長生祿位上邊何以不刻姓名這其中一定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祕密也許是他有了什麼隱惡借此表示懺悔的意思這些話都是人家背後的議論究竟都是瞎猜

務倥偬却也覺得十分忙碌有一次偶然爲了別的公幹親自南來

魏斗星做了幾年師長雖然並沒有經過什麼戰陣上的辛苦但軍

到冬來。爐火初紅。天欲雪。紅梅。
萬朵放山巔。作罷女紅無所事。
泥郎要套小紅拳。阿郎說洋場。
十里紅塵輾。綠女紅男蹤跡連。
四馬路中有紅屋。紅雜誌週刊名早傳。
我與你解開紅線錢囊買一冊。
好拿回紅窗共讀樂陶然。這書
中紅情綠意味綿綿。

孟子鼓詞

曉唐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孟子鼓詞

仇

五

他便想趁此遊山玩水。休息幾時。他雖是個武夫。至於西湖風景。四遠馳名。這是他所曉得的。因此便輕騎簡從的到了杭州。帶了一個秘書金鼎臣作伴。住在湖濱旅館裏面。說要暢游西湖。這金鼎臣年紀狠輕。中西學問都狠來得。因此頗爲魏斗星所賞識。又因他原是浙江人。西湖名勝一定熟悉。所以挈他同來。彷彿是用了一個鄉導。金鼎臣果然陪着他一連逛了五六日。差不多將這幾處出名的所在都遊遍了。這一天斗星意中已有些倦了。便對鼎臣說道。我們扭擗的日子也狠久了。今天祇弄隻艇子在近處逛逛。總算向西湖告別。明天我就想走了。鼎臣自然順着他的意思。諾諾稱是。當下兩人也不帶僕從出了旅館。步行到湖邊來。雇定了一隻撐着白篷裝着銅欄杆的游艇。吩咐舟子隨意划將開去。一會兒划到公園前。兩人便上了岸。進去揀了一處地方。泡了一壺茶坐着談天。這時天色還

孟子鼓詞

仇

四

孟老夫子的脾氣最倔強。眼睛裏瞧不起赫赫右師。喚老王也會同着王子敖一起兒奉使到滕邦。一起兒入門弔公行（杭）只是嘴脣上面黏着膠漆糖一句閑文都不講。沒歛沒保對老王偏偏門下弟子樂正克不擰氣跟着子敖到齊。

國去逛逛花園裏去瞧瞧麋鹿雪宮裏去訪訪宣王。他和王子敖同來同往。孟老夫子知道了心裏怎不惱的慌。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

早游人頗少。轉覺得清靜可喜。他兩人領略了一會風景。正想起身到別處去。忽然驚鴻一警。祇見一個絕色女郎從面前走將過去。這女郎年紀約莫有十八九歲。梳着一條辮子。淡粧素服。看那裝束像個女學生模樣。却從雅淡之中愈顯得丰姿秀逸。鼎臣這時祇望著那女郎的背影。出神却礙着斗星在旁。不好意思跟將上去。誰知那斗星一見了這女郎彷彿神經上受了一種特別的感觸。登時身不由主的先緊隨在他後面。走去鼎臣也樂得亦步亦趨。追將上來。連茶資都忘記付了。那女郎走得很快。在園中轉了一會。就出了園門。兩人也跟着出來。女郎走到岸邊。便跳在一隻小艇上去。那小艇上並無別人。女郎提起槳來。獨自一人慢慢的向湖心裏蕩去。鼎臣和斗星兩人也趕緊下了游艇。舟子問到那裏去。斗星便用手指着那女郎的小艇道。不管什麼地方。你祇跟着前面那艇子一路走橫豎。

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過。一天樂正克走進老師的門牆。待要問問老師的貴體健康。不健。康。那。時。孟。老。夫。子。高。坐。在。廳。堂。上。面。皮。板。起。硬。綑。綑。擺。足。前。輩。老。先。生。的。模。樣。鼻。孔。裏。哼。了。幾。哼。道。一。句。你。的。腳。蹤。兒。也。會。走。到。我。的。門。上。樂。正。克。碰。了。個。大。大的。釘。子。兩。隻。眼。睛。向。着。老。師。呆。呆。的。瞧。望。

多給你些酒錢就是了。舟子笑了一笑就用力划起槳來。不先不後。祇尾在那小艇後面這時候離得近了。那女郎似乎有些覺得。也時時迴過臉來。越發引得斗星像瘋魔似的。一面目不轉睛的祇向前。望着一面還不住的喃喃自語道。奇哉。奇哉。他這樣一迭連聲的稱奇。倒引得鼎臣心中十分駭異起來。暗想斗星的年紀已差不多有五十多歲了。聽說他平時並不好色。何以今日一見了這女郎。就如此顛倒。而且當着我面前無論如何也應該留些體統。何致窮形極相。到這般地步。倒覺有些令人莫解。他祇管呆呆地想那游艇却已到了葛蔭山莊面前。那女郎便上了岸。他們也就上了岸。女郎到了葛莊並不泡茶。祇略看了看園景。又走了出來。他們也跟了出來。話休絮煩。他們從此便跟定了這女郎。女郎到那裏。他們也到那裏。倒也匆匆的遊了好幾處地方。後來到了樓外樓。已是晌午時候了。女

孟子鼓詞

仇

六

忙說老師老師這話怎講孟老夫子不由的心頭快快說小子啊你也該自己想這一想想你到了這裏端的有多少時光樂正克回一聲老師聽講小子前天才到這裏今日裏特地前來問候老師安康孟老夫子又哼了幾喎說你前天早到這裏我便這般訓斥也是應當你不該說這話怎講樂正克回一聲老師且聽端詳小子到了這裏只是一時沒有找到相當的住處孟老夫子道荒唐荒唐你從那

郎停了艇子走上樓去斗星和鼎臣兩人不用說自然也跟着上去看那女郎時靠着窗口揀了一副座位坐了下來堂倌問他點什麼菜他道先拿一盆生蝦一盆嫩雞燙四兩玫瑰來待我慢慢地吃着我還要等一個人呢堂倌答應了一聲是迴頭又來招呼斗星和鼎臣他們兩人便也在女郎左近尋了一個空座頭坐下堂倌來問點菜斗星笑向鼎臣道這幾天沒有一頓不是醋魚蓴菜也吃厭了到底你在行些還是請你點幾樣新鮮別緻些的菜來換換口味罷鼎臣點了點頭他原狠注意那女郎的說話聽見他對堂倌說還要等一個人估量着一時未必便走就故意多點了幾樣菜又燙了兩斤酒預備借此延挨些時間好候着女郎同走不然斷沒有個先吃完再坐着空等的道理一會兒堂倌便把酒菜陸續的搬上來這時他兩人的目的祇在飽餐秀色也就無心於酒食祇隨意吃了些看

裏聽得探望我老人家先要等你找到相當的住房樂正克吃老師堵住了嘴再也不敢逞強只得連連謝罪說小子委實荒唐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

鋪啜也

孟老夫子把徒弟埋怨了一場兀自不肯放下這副盛怒的面龐過了一天又向樂正克說道你和那王子敖同來同往我可猜出了你的心腸你是一隻饑嘴貓兒只貪

那女郎時倒是飲啖自若又歎了一會女郎似乎狠不耐煩的樣子立起來向窗外望了望口裏自言自語道怎麼還不見來說着將手表一看又沉吟了一會便將手招了一招喚那堂倌過來算帳堂倌道你方纔不是說還要等一個人麼女郎道約定的時候已過這個女人恐怕不來了我要走了堂倌道你還沒有吃飯呢女郎道我吃了些酒菜已經飽了不吃飯了說着便掏出一塊錢來給那堂倌說道你拿去一併算罷多下來的就給你做小帳不必找了堂倌接着謝了又謝他便匆匆的下樓去了斗星和鼎臣兩人祇好瞪着兩雙白眼望着他翩然而去鼎臣這時很懊悔方纔不該點了這許多菜如今菜也沒完酒也沒乾總不能也吃到中間忽然撇下了跟着女郎同走但是究竟還放他不下索性走到樓窗口看着那女郎下了艇子划將開去越划越遠漸漸的看不見了纔重復歸坐催着堂倌上

圍着般樂飲酒食前方丈。我道：「你是一個聖賢弟子，卻不料你是個饕餮大王。」我道：「你終日裏研究五常，卻不料你終日裏修補五臟。」我道：「你良心常安放在腔子裏，卻不料你饑涎早拖到脚背上。你不是來學道理，你簡直是來鬧飢荒。」哼哼。

菜匆匆的吃了。下得樓來，舟子又上前動問飯後，再到那裏去游玩。依着鼎臣倒想回去了。斗星却擦着那幾根鬚髮，想了一想，又吩咐那舟子道：「我們也不一定要到那裏，你索性在湖面上隨意蕩來蕩去，倒也有些趣味。」鼎臣聽他這樣說，知道他一片癡心，還想在湖中到處蹤尋那女郎。自己却也樂得贊成，可是他們白白的坐着艇子，東來西去轉了半天，那女郎的情影却無論頭顙伸得如何長法，也從此望不見了。

A A 小史
—— 慶霖

魏斗星西湖之遊，到此就告一段落。第二天便覺得索然興盡，離了杭州，仍回原任去了。鼎臣也隨他同去，又過了兩年，鼎臣因為另得着一個留學美國的機會，心想依人作嫁，終非良策，不如趁此青年到外洋去求些實學，將來也好自立一番事業。當下便向斗星辭職。斗星和他原也沒甚深交，況且他的名目雖然是個祕書，辦的也不

A A 徐氏女，排行第二，粵東人，僑寓上海大東門，有年幼無父，隨寡母胞

姊同居。依其叔。月致十餘金以活。值此米珠薪桂。百物高昂之年。一家三口。區區之數。如何足支。幸賴其姊佐以女紅。得些些小進款。略爲補助。亦

云苦矣。二年十五。讀於城西某女校。雖碧玉出於小家。而纔可容顏。天生麗質。垂涎者不乏其人。狂且三五輩。每當夕陽西下。輒候校門。尾隨左右。冀得美人青盼。而作非分之想。久之。羣不得乘。思以中傷。戲呼之曰愛愛。輕薄極矣。二欲化謗作譽。遂異想天開。譯其音韻。用以自名。曰A.A。蓋以

過是些極普通的例行公事。一切機要文件。都另有親信的人主辦。算來地位也不很重要。祇照例略留了一留。見他執意不肯再就。也就罷了。自此以後。鼎臣便又脫離了政界生活。去當他的留學生去了。

鼎臣的性質。是極活動的。到得美國。不多幾時。已經在交際場中認識了許多人。他本來狠擅長跳舞。到了美國。又加了些練習的功夫。因此在跳舞場中。稱得起一個健將。有一天晚上。中國留學生會中。開了一個交際跳舞大會。凡是中國留學生。無論男女。都興高采烈。前來預會。也頗極一時之盛。在未開會之前。先有個朋友告訴他。說今天晚上。有個跳舞的明星來了。鼎臣便問誰。是跳舞明星。那朋友道。如今先不必說。你到那時再看就是了。一會兒音樂大作。跳舞開始。大家男女雜遝的舞過一陣。便又各自休息。在這休息的時候。忽

A A 小 史

仇

一〇

英文字母而作自身之特別標幟。至愛愛兩字之意義不稍認可。聰明哉。個妮子也。次年改讀某教會女塾。專習蟹行文字。二性穎敏。試輒冠其曹。校長喜其慧。憐其貧。得免費焉。是年二漸慕交游。出入於交際場中。結識所謂上海社會之花者。凡八人。譜作異姓姊妹。二年最輕。稱老九。顧老九容光煥發。矯矯不羣。荆布釵裙。不假衣飾。亦非八姊所能及也。惟以家寒。年年金線。辜負韶華。此則老九未嘗不於暗地避人之處。柔腸百結。珠淚。

然。又。掌。聲。四。起。像。是。表。示。歡。迎。的。樣。子。鼎。臣。急。忙。看。時。原。來。外。邊。進。來。了一。個。女。郎。穿。着。一。身。西。裝。花。冠。錦。服。艷。麗。非。常。他。那。朋。友。早。走。他。這。樣。說。又。仔。細。一。看。便。暗。自。詫。異。道。看。這。面。貌。狠。熟。倒。像。是。在。那。裏。見。過。的。一。般。再。一。思。索。不。禁。恍。然。大。悟。原。來。這。跳。舞。明。星。不。是。別。人。便。是。當。年。在。西。湖。上。遇。見。的。那。個。女。郎。如。今。雖。然。改。了。西。裝。這。面。目。神。態。却。依。然。如。舊。鼎。臣。再。也。想。不。到。當。時。失。之。交。臂。如。今。却。會。海。外。相。逢。便。喜。不。自。勝。忙。去。央。求。那。个。朋。友。教。他。介。紹。那。朋。友。欣。然。答。應。和。他。兩。人。介。紹。一。番。通。了。名。姓。鼎。臣。纔。知。這。女。郎。姓。李。名。韵。清。剛。想。和。他。談。幾。句。話。却。是。樂。聲。復。作。大。家。又。忙。着。要。跳。舞。了。鼎。臣。留。心。看。那。個。韵。清。自。另。和。一。個。男。朋。友。作。對。同。舞。進。退。之。間。步。法。十。分。嫋。嫋。姿。勢。也。十。分。優。美。鼎。臣。不。禁。暗。歎。美。道。怪。不。得。他。有。跳。舞。明。

頻揮也。隣有汽車行。行主之女。九之同窗也。課餘輒共乘汽車。AA更悉心研究駕駛術。不三月。技大精能於十里洋場。疾馳飛騁。初未嘗一失手。

此時。九操英語極圓熟。惟已懶惰向學。無職業而所入甚豐。一衣一飾。莫不入時。然而名譽日替矣。不安於校。自請退學。退學後。益無忌憚。潛樓戲館。游戲場所。中外飯店。無不有其蹤跡。影戲盛興後。九受某公司延聘爲演員。芳名因之更噪。此後女影戲家AA女士。滬江人士。鮮有不能道之。

星之稱。真是名不虛傳。於是拿定主意。到得下一次再舞的時候。竟去請求他同舞。韵清倒也含笑答應。並不推却。等到舞罷之後。兩人纔有機會接談。據韵清說。他來美國還沒多時。所以認識的人還不多。彼此略談了幾句。鼎臣又問了他的住址。纔各自走開。

從這一天散會之後。鼎臣和韵清兩人便時常會面。鼎臣對於韵清自然十分傾倒。韵清對待鼎臣的意態却也頗為親密。因此不上半年。他們兩人的感情竟已狠深了。鼎臣這個人是狠爽直的。他自己既愛着韵清。又揣度韵清的神情也似乎狠愛着自己。有一次。便向他求婚。韵清聽了。並不着惱。却也並不答應。祇對着鼎臣說道。我對於你的才學道德。未嘗不極端的佩服。便是彼此性情也還相合。祇是我。另有一個特別的原因。和你結婚。覺得狠不相宜。我這個特別原因。你將來或者能穀知道。也許一輩子。都不得知道。但總要請你。

者。自母死後。阿姊已嫁。頗有無家可歸之感。姊嫁一少年律師。有張緒當年之譽。愛愛與同居。兩情頗洽。致演大姨夫並作小姨夫之活劇。姊知而

原諒我。並非藉詞推托。鼎臣聽他這樣說。覺得他的意思十分真摯。便也侃然答道。你既推誠相告。我自然要諒解。你的意思不敢爲進一步的要求。但望能保住目前的情誼。永遠結爲好友。就是了。

酷海興波。不復爲小妹稍留餘地。惡聲相向。大罵賤婢不識羞。佔我牀第。操杖逐之。愛愛飄然而去。手足遂絕。去而嫁某五公子。爲外室。律師仍藕斷絲連。暗中來往。厥後公子以其野性難馴。終非好相識。漸與疎遠。不見面者數月。愛愛對公子本無愛好可言。祇利用其金錢耳。公子不來。下懷

鼎臣這幾句話。韵清聽着。自然又是狠感動的。所以經過這次談判以後。兩人心中非但沒有絲毫芥蒂。轉覺彼此諒解格外來得親睦。又過了幾個月。韵清有一天忽然含笑對鼎臣說道。我有一件事不能不報告你。我現在已和一個人訂了婚約了。鼎臣道。那是狠好的事情。但不知是什麼人。能蒙你垂青。經過你的選擇。大約總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了。韵清道。提起此人。諒來你也知道。便是那吳幹人。他說和你是同學哩。鼎臣接口道。是吳幹人麼。說時似乎狠露着驚訝的神氣。忙又改口道。吳君的爲人是狠沈毅的。他平時狠喜歡研究武術。鍛鍊體格。他常和人說。將來想入軍界。這原也算得一個

正中庶幾所欲從心。無人監督。繼以用度不敷。倩人往索。公子亟欲謀離。故斬不與。愛愛商之律師。竟以無故遺棄。四字空言。陳訴法庭。簽牒未出。公子與愛。愛已由雙方私人出面調停。以五千金作離婚後贍養費。私了。一重公案矣。再識某小說家。結露水姻緣。五月而離。又嫁某洋行買辦。甘賦小星。三月而拆。總之愛愛半生解放。自由性成。從未作一度正式之婚嫁。率皆遊戲人間。中饋主持。概存五日京兆之想。年來愛愛眼界忽高。以

青年有志之士。韵清聽他這樣贊美那吳幹人。也祇微笑了。一笑並不答言。鼎臣又談了幾句旁的閒話。便和他別過了。一面在路上走。一面自肚裏尋思。覺得韵清和吳幹人訂婚頗有些不能相配。因為幹人生得粗眉大眼。身長膀闊。簡直是個彪形大漢。就相貌而論。倘使與這個輕盈嬌娜的韵清並立在一起。幾乎要令人失笑。便是學問。也不見他有何特長。大約他的優點祇有體格比別人強氣力比別人大。更兼秉性剛猛。頗含着些武俠的氣味。不知韵清何以忽然傾心於他。這大約也是各人的緣法了。到了明天。鼎臣在學校裏見着幹人。便忍不住向他道賀。說他得此佳偶。真是畢生幸福。幹人笑道。幸福固然不錯。但這種幸福可也不易享受。并且除了我之外。別人恐怕也未必有享受這幸福的資格哩。鼎臣聽他這樣說。勾起了自己從前向韵清求婚的舊事。不覺心中十分惱恨。暗想幹人這幾

中國男子。大多薄倖寡情。鮮有真正研究戀愛者。惟彼西邦人士。富於愛情。主張一夫一妻制度。男女問題。視爲一身重要。無有過於此者。於是

心傾慕交結外人。此後嘗見一半中

不西之女郎。操圓熟流利之英語。與西方君子。挽手偕行。出入於別克登。滄州別墅。聖喬治新利查之門者。誰歟。路人均識之曰。此社會之花。女影戲家。愛愛女士也。上月寓聖喬治飯店中。忽於一日清晨。自駕汽車。往法

界某銀樓購買價值萬金以上之珠

句話。分明是自詡成功。却來說笑我的失敗。未免太使人難堪。當下也。不再答話。便快快的走開了。

又隔了幾個月。幹人突然要回國了。鼎臣聽見了這個消息。又不禁稱奇。因爲幹人留學原在鼎臣之先。轉瞬就要畢業了。何以不能略等幾時。偏在這個當兒。匆匆歸去。豈非功虧一簣。鼎臣既有了這重懷疑。見着幹人的面。便忍不住又去問他。幹人却一味支吾其詞。祇說是有極重要的事情。不能不回去一走。總不肯明明白白說出一個理由來。鼎臣上次因他語言突兀。本有些怪着他。如今見他這樣子。心中越發覺得不快。便也不再去和他多談。便是動身的時節。也並沒有去送他。倒是韵清那裏。却還常去。不過鼎臣此時既然狠不滿意於幹人。彼此見了面。就不再提及幹人的事了。

幹人走不多時。校中便放了暑假。鼎臣因爲外國報上紀載中國的

寶付以外國銀行支票一紙。該號小東與之素有往還，號中同事亦多識之初不虞有他。比往照票行中告以賈。該號同人大驚，四出尋訪。彼美人斯雖非飄泊之茵，然而孑然一身，天涯海角，固可以到處爲家。現由該號投訴公堂，重賞嚴拏。嗟乎！鶯燕重來，珠還駁浦，未知何日何年矣。據有識之者云：事前一日，尙見愛愛偕兩西人，倚偎汽車中，飛馳於靜安寺道上云。

事情不免隔膜。原定着一份中國報紙，想借此知道些本國的情況。平日校課忙，寄來的報紙，有時也就不看了。如今在假期中，便彷彿讀小說一般，將報紙當作一件消遣品，看着解悶。一天，他將新寄到的報紙拆開來，祇見第一張上面用頭號大字載着一條電報，射入他的眼簾，不覺吃了一驚。原來那條電文是『師長魏斗星被刺未中，凶手當場擒獲』。鼎臣看了這條電報，忙又去尋那下一天的報，再翻開來，一看，祇見上面又刊着一電道：『刺魏凶手由軍法處訊供。吳姓，號幹人，美國留學生，行刺原因未詳。』他將這條電報一看，格外驚得呆了。再去翻下一天的報，看上面又有一電道：『刺魏凶手已槍斃，自承行刺爲政治關係嚴訊，主使者卒無供。』

鼎臣將這三條電報一看，簡直如做夢一般，再也猜不出幹人所以要刺死魏斗星的道理來。幹人平時固然狠慕着古時俠義的行爲。

上海奇怪人

松齡

△特別乞丐

乞丐而稱特別。自然有特奇的舉動。特別乞丐名字叫雷祥。年紀不過近三十。是徽州人。以前在上海某木行做生意。他的父親是秀才出身。他自己才幹也樣樣出人頭地。在行中時。有一個別號。被衆人叫出來的。叫肚皮算盤。因為他對於珠算是熟極而流。能夠肚皮裏默算。快而且準。從

但論他自己。不過是個留學生。從來也不會入過什麼黨會。並且也最不喜歡談論政治。再講到魏斗星。雖然身爲師長。薄有威名。究竟也算不得是什麼重要人物。所以這行刺的原因。說是政治關係。實在有些不像。若說是私仇。罷論。他二人的身世。又一個是軍人。一個是學子。似乎不會發生什麼關係。既不會發生關係。又從那裏結下這生死大仇呢？鼎臣想了一會。忽然又跳起來道：我還不趕快去報告韵清。祇管默想些什麼來。當下便拿了這三張報紙。匆匆的到韵清寓所中來。一見了韵清。也不及婉轉叙述。就將手中這三張報遞給他。對他說道：我今天是特地來報告你這個警訊的。這件事情實在出人意外……他還要再講下。去韵清忙接口道：你所報告的事。我早已先得了消息了。這也並非意外。竟可以算得是意中事。我如今爲了這件事。已是心碎了。但這

來心算不會算差一絲的。並且寫得一手好字。在商界中這種人才着實是不可多得。所以店中自東家經理至學生店司。沒一個不稱贊他的本領。要算經理頂歡喜他這個得意高足。那裏曉得愛之實反害之。他不到二十歲已經嫖賭吃着樣樣精通。

還吃上了鴉片烟。在那時間鴉片烟

還狠賤的咧。後來漸漸被經理曉得了。停生意已經停過好幾次。末後到底流落海上。無所事事。可是他仍舊

拼命的嫖妓宿娼。吃煙賭錢。弄得不

顆心碎而不死。還不能不鼓勵精神再作別的舉動。我目前可以稱得知己的就祇有你老實告訴你我。也要回國去了。却有一樁重要的事情想拜託你。諒以你我的交誼。你也不致推託。此刻且不必說。等到行期已定。再細談罷。說完便淚下如雨。伏在案上抽抽噎噎哭個不住。鼎臣眼睜睜地看着他。也無從慰勸。而且聽他適纔所說的話。又覺得異常閃爍。更不知其中到底含着何種變故。（下期續）



脚之愛情

何海鳴

在一所大游戲場旁邊。有一爿中等的皮鞋店開在那裏。每天有許多出入游戲場的男男女女。都得打從這皮鞋店門首經過。那皮鞋

可收拾。且雙目散光就此一變而爲乞丐了。

他所以稱爲特別乞丐的特點是進賬甚多。大概係以前一般老主顧都和他認識。且和現在幾位木行老板都帶着些親戚。故現在住在海甯路某茶葉棧內打鋪。化幾角錢一月的租金。早起夜攤。幸而這茶棧的東家和他也是親戚。多方照應他。使之成了一上海奇怪人。他每天起來到北市各親友處挨班勒索陋規。(實在戶頭太多。故必挨班索取。聞渠有一本

店裏的人們。差不多個個都看得見這番鬧熱的。談起這皮鞋店的內容組織來。是一幢三層半的西式屋宇。上一層是樓經理和賬房所居。并堆些存貨。下一層是鋪面。有許多店夥在那裏忙着做生意。其餘的那半層。就是那地下室。也就是這皮鞋店唯一的小工場。工場中有一個剛出師的學徒。名叫阿發。他的年齡還祇有十七歲。喲。在這地下室已做有三年多的工了。

三個年頭的光陰。在少年人看起來。豈不是黃金一般。麼。拏來完全消磨在這地下工場以內。未免可惜吧。然而也不見得。一手做皮鞋的工作技術。明明是在這地下工場中學完成的。這光陰也似乎并未白費。不過。少年人的熱烈心情。實在不是這小小地下室所能關鎖得住。那臨街的兩扇小窗。一閃一閃的放着光明。將外間的事物映給他看。無異于要誘惑他喲。

帳簿專記某日某人班頭卽赴某人處索乞。至十一句鐘步行至南市某木行用中餐。食畢再赴南市各親友處挨班行乞。諸錢莊和某木行有關者亦會去索。每次非一二角不可。再有黃浦內之木船從福建來一次。則開銷二元。諸木行老板每日也有一定開銷。所以他的進款實比我們吃人家飯的多不知幾倍哩。有一次我在南京路電燈底下看見他身穿新竹布長衫。正在左右四顧。洋洋自得。一定鴉片烟吸飽了。像他這種逍

他一面每日每日的做着印板生活。以極小的人處這極小的屋子。用極小的手做那極小的工作。環顧他身旁的棹椅板凳。以及各種工具。無一不小。恍如在另一陽光稀小的世界之中。倒也小得甚有秩序。一面便分出一部份工餘的心神。睜開他那雙向來很難見着天日的小眼珠子。似有意又似無意的不住的向臨街小窗以外偷看……可憐……這一隙微光能夠充分使他觀察到一切人類社會的全部嗎。能夠完全使他看得見地底世界以外所夢想的大千世界嗎。

閱者要知道……照例這地下室的牆戶是建築在外間馬路旁邊水門汀道上的人在牆內往外看。恰好將自己的眼光和外間行人的鞋跟足印同安頓在一條水平線上。於是這阿發平日用心觀察外間人類社會的結果是僅僅看看許多行人大大小長短不一的脚。

上海奇 怪 人

脚 之 愛 憎

二〇

適自在。吃用不担心的人。上海有幾個呢。

他還有一樁特別本能。每逢一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俗例送籠上天。他收

買了紙轎數十頂。(化本每頂一角)

分頭送往諸親友處。每頂需索洋七

八角。其利益真不少。而諸親友不得

不應酬他。再逢每年新年初五。各商

店循例迎接財神。他于是預先收買

了幾十件元寶財神菩薩。每件只費

二角錢。分送各認識的大商店內(

如木行錢莊茶號)(約二三十家)

以及男男女女花樣不同的鞋。兼之他腿外那條道路。爲游戲場游人出入必經之地。來往的鞋跟足印越發比旁處爲多。實看得他眼花撩亂。美不勝收。他便漸漸的由觀察而有研究了。

他暗暗想道……這許多的脚。不知是些什麼人的。怎麼如此游蕩。如此了無羈絆。能終日在外邊亂跑咧……唉……我也有雙腳。爲什麼便應該終日蟠伏在這小室之中。絲毫不許亂動咧……於是他因旁人自由的脚而聯想到他自己不自由的脚。十分感受着。不自由的痛苦……再一想……這些脚不是常常出進那隔壁的游戲場中嗎。他們天天去遊玩。還不覺得厭煩。我還是新年裏僅僅去過一次咧……脚呀。脚呀……他生在我腿上。就這樣的不幸。我真正是有些無以對此脚了。偏偏還有那遊戲場中無情的笙歌之聲。被一陣一陣的風從腿外吹了進來。清澈可聽。益發教人脚癢難

臨時（半夜三更）往人家神案前叩一個頭。叫一聲恭喜發財。就可拿人家一元二元的喜錢。這就叫打抽風。有人說他到是一種極好的投機事業啊。

他以前做生意出風頭時。曾眷戀一名妓女。彼此假愛情熱得比火還熱。後來他床頭金盡。心閑視他比陌路還淡。所以他到人家乞錢的時候。必定長長一大篇的勸人勿嫖勿賭勿食鴉片。并將他自己的前事詳詳細細說給人家聽。我看了紅雜

熬。恨不得拔足飛去。然而這牢獄似的地下室。有工頭像牢頭禁子一般看守着。有腳也走不掉。就是胡思亂想。魂靈兒早已飛上半天。這眼前的工作。卻仍須假裝鎮定。繼續的往前做。那一針一針的麻線。雖說全刺在一雙女鳥的漆皮上。看起來實與刺入心坎深處一樣。又有誰知道他的痛苦。安慰他的煩悶啊。

越是痛苦。越是煩悶。他越發喜歡往腋外偷看。似乎要尋找他所欲得的安慰。久而久之。什麼沒尋找着。却添了一種認識力。對於好幾位男女常常出進游戲場的腳樣子。竟認識得非常清楚。其中有一雙女足。更使他屢見不厭。久見不忘。論理做皮匠的對於腳樣子的審美觀念。當然甚是深切。這雙女足。不大不小。不肥不瘦。是甚為適中。着一雙黑皮鞋樣式。也甚是合足。走起來的姿勢。尤其好看。他心中暗想。不是妙齡絕色女郎。絕不能有這雙美足。後來爲着急於要

不快亦哉

脚之爱情

二二

誌裏民哀先生的「上海奇怪人」。想及他到也是上海奇怪人之一。故草草寫成斯篇投寄紅雜誌替他揚揚名氣。呵呵。

證實他的理想。竟有一次等那雙腳走過時。趕忙跑到牕前。抬頭向外一望。果然不出意料之外。祇可惜那美人兒走得太疾。僅看見半邊側影。然而伊的美貌總可算是無疑的了。

不亦快哉。守拙。不亦快哉。春晝多暇。集朋好數。畫論文談詩。不亦快哉。

盛夏鬱熱。無地辟暑。天公嘉惠。大雨滂沱。倏而清風徐來。炎蒸盡消。不亦快哉。

從此他對於這雙美足。就並不以僅僅看見鞋跟腳印爲滿足。有幾次三番的瞞着衆人。很大胆又很小心的去偷看那美足的女郎。將好幾次的側面印象。撮合攏來。放在心坎中。溫存簡直。美得不可比。喻好在那女郎天天喜歡逛遊戲場。他就每天都有機會能看得見。那雙足影。倒可以使他將萬念屏除。把旁的脚一齊擋起。不看。只每天靜候這一雙特別的脚來。飽他眼福。看來。看去。看得多了。竟發生出一種說不出來的情感。非常常有得看。不可。倘若有一天。那脚來得很遲。他就非常盼望。非常懸念。若是在思念中忽然看見。心中便一陣狂喜。臉濶上也。登時露出笑容來。有時那脚從遊戲場出來。走

秋宵明月下持螯對菊快浮十大白。
不亦快哉。

隆冬苦寒掃園梅積雪淪武彝嫩芽

飲之寒威驟減不亦快哉。

闢半畝小園栽梅若干本。冬日萬萼齊綻。撲鼻芬芳不亦快哉。

建三椽茅屋左傍山右傍水前闢竹林後拓菜畦景緻絕佳塵囂盡滌不亦快哉。

討蚤檄

鳴榮

約期明天再見。有時那脚或是整日的不來他就大失所望并耽着重重心事以爲那女郎敢莫是有甚不自在總之每次見着都有每次不同的愉快每次見不着也有每次不同的悲哀這其中的况味。有時可謂極樂也有時可謂極苦在這苦樂夾雜的感想中究使他作何打算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當初是愛上那雙脚然後才愛及那脚上全部的人然而每天的機會甚不均勻總是看見脚的時候多看見全部人的這時候少看見脚的機會易看見全部的人的機會難在抽象上看來他固然是對於這雙腳發生了愛情在感想上說他又何嘗不將這脚之愛情引申到脚上的人兒身上。

他經過長時期的攷慮和思索覺得他對於這美足女郎實在是愛戀得很若能和伊通上名姓陪着伊去逛游戲場豈不甚好再進一

爾。本。么。麼。小。醜。浮。躁。性。成。鑽。刺。生。涯。
彌。縫。自。固。肆。其。利。口。則。宣。尼。之。席。煖。
且。不。遑。聚。以。剝。膚。則。原。憲。之。衿。捉。焉。
何。暇。縱。貪。饕。之。欲。遍。體。成。斑。恃。跳。脫。
之。能。隱。身。難。覓。股。肱。可。托。居。然。吸。盡。
脂。膏。溫。飽。是。圖。竟。欲。依。爲。寢。食。宵。橫。
行。而。畫。不。伏。刁。鑽。更。甚。於。蚊。蟲。來。有。
影。而。去。絕。蹤。跋。扈。尤。殊。於。蟻。虱。凡。諸。
罪。惡。急。宜。勦。除。方。當。堯。舜。垂。裳。羲。皇。
高。枕。娘。子。之。軍。具。在。夫。人。之。陣。堪。施。
其。整。甲。兵。用。推。牙。將。指。麾。帷。帳。掃。蕩。
枕。衾。膚。受。者。怨。有。由。歸。肉。食。者。殺。之。

層說竟和伊結成小夫妻一生一世守着伊的腳跟豈不更妙……想到這……他臉上忽又覺得有些熱一個人羞答答地自己責備自己道你忒過分了罷伊席豐履厚是何等有錢人家的女兒你衣衫襯裡不過是一個乞丐式的小皮匠你能和伊攀親嗎……唉……我為什麼生出來就是窮孩子咧（只此一念堅忍者予以成功剽悍者流爲盜賊懦怯者因之自殺）再一想……不對……我和伊做的一樣的人年紀也十分相仿爲什麼結不得婚姻我眼前雖比較的窮些將來又焉知道不會富起來世界上由窮孩子出身一變而爲富豪的也多得很萬事只在人爲我將來要做富人也似乎並不見得很難……罷……我從此要立志做一個勤儉少年增高我未來的地位以便與這美足女郎結婚成一份很美滿的家庭像這樣天天瞎想是沒有用的

毋。敷。爪。牙。濺。血。雖。匿。跡。其。何。從。露。布。
橫。尸。請。葛。火。攻。半。箒。赤。族。指。掌。而。不。
難。搜。索。殲。厥。渠。魁。反。掌。而。可。以。剪。除。
及。其。脅。從。若。乃。徘徊。罅。隙。濫。廁。冠。裳。
則。條。去。條。來。定。伏。肉。刑。之。法。無。小。無。
大。莫。逃。手。刀。之。誅。無。令。噬。臍。行。將。沒。
齒。此。檄。

他心志既已決定果然從此就異常發奮什麼事都搶着學爭着做學成的技術是非常完美工餘之暇又常到補習學校裏去研求學問好在那體外美足仍是每天常得看見每次見着的時候總得自己勉勵自己一回好像這腳能鼓勵他的勇氣一樣總算他爲腳努力用心甚苦後來竟居然達到他成功的目的

事業家。的光陰。并非等閒。過去做小說的筆下。一揮。却很容易的便是十年。到此時那阿發也非從前阿發。由小學徒小皮匠一變而爲實業界中的成功人了。起初是店中經理人見他技藝甚好。派他到外埠一家分店裏做工頭。接連竟因外埠經理缺人。又將他補了外埠經理的位置。幹了好幾年。生意非常發達。手邊也積儲了一些錢。又一變而爲店中的股東。及到十年將屆。本店擬大加擴充。并改組爲股份有限公司。他就又成了公司中的重要發起人。在公司成立

笑話一則

非
非

奶奶經

腳之愛情

二六

曾預備。然師命難違。遂強誦之。「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至此忽不作聲。

思之良久。終不能得。塾師大怒。以掌批其頰。該生痛極。急誦曰。「熊掌亦我所欲也。」同學聞之。鬨然大笑。

選舉職員的時節。他又被衆股東選舉爲公司協理。外兼本店經理。之職。於是他就依然回到本店所在的地方來了。

這其中有必須交代的。就是他少年時節的脚上情人。究竟他忘懷了沒有。在他從前離開本店之時。心裏何嘗不對於那雙脚戀戀不舍。捨但幹事業要緊。（此六字爲幹大事業之要素）也就不能老在這地下室中死守着那牕外之脚。況且出去幹正經事。明明是一個可以得着那雙脚的絕好機會。所以他就毅然上道。不敢流連。及至

世間善男女。聽我奶奶經。吉祥。來擁護。不遇晦氣星。世間癡男女。不信奶奶經。一世弗式頭。半夜膀牽筋。我今開經卷。一一。

事情一天比一天幹得多。年紀一年比一年長得大。對於童年時代片面思想的那種癡念頭。自然也就逐漸減退。但有時靜悄悄地想起來。總還有好幾分不能忘情。無可奈何也。祇好自己笑着自己。像這樣特殊的愛戀。單愛到一雙脚上。未免太滑稽了。罷如今功成回來。陪着幾位股東同住在一所大旅館裏。白天有事出去看着街上。

說其情。大衆不要響。側耳子細聽。

第一飲食類。處處要留心吃飯。

剩米屑。男女弗該應。男子剩米屑。

娶個麻女人。女子剩米屑。

嫁個麻郎君。倘逢年初一吃飯。

要留神。不把湯澆飯。出門總遇。

晴。若把湯澆飯。出門雨淋淋。

剪刀剪食物。關係實非輕。幼時

不知改。要變快嘴人。倘逢吃栗

子。一人一個吞。兩人吃一個。要生栗子癟。筷兒莫落地。落地。

許多女人足印心裏兀自一動晚間睡不成眠撫心自思從前那雙腳影深深印在腦子裏的一日竟和電影片裝放在放光機上一般明明白白的映在眼前只要一閉眼就看得見可知人生少年時代中一段初戀的情史是畢世都忘記不了的啊他尋思往事也嘗獨自想道這一雙腳怎麼我如今還得想他還得愛他難道我還像少年時代那一樣的癡愚嗎既然仍是癡想着不能自己便又應該踏破鐵鞋去到那萬千人海中重找尋這雙腳然而事實上又不能可憐當初年幼無知一味癡呆並不會打聽清楚那雙腳屬於誰家女郎更不知伊的住處是在那裏今日即使要尋還無處尋咧

有一天晚上他把正經事忙妥一個人在旅館房間內休息便舒舒服服地躺在一張梭發上仍是思念那湧上心來的脚恰巧將房門

奶 奶 經

脚之愛情 二八

禍來臨。奉勸小兒女。一一記在心。

第二衣服類。處處要留心。倘戴重疊帽。關係實非輕。牙齒生重疊。拗破上下唇。晾衣在庭院。

夜間收進門。倘然不收進。定降。

晦氣星。搖會求得彩。祕術告你。是什麼姿勢慢行。是什麼步法。他心中是早已有數目的。要他詳細。須將褲反着。得彩便該應。有時衣衫破。縫補莫在身。倘在身上補。屏息莫發聲。倘然輕開口。受禍總非輕。被人冤作賊。有口訴不清。奉勸衆男女。一一。

忘記關閉。梭發又正朝着那房門。兩道視線。便也無意的看到房門外邊。雖說另有一扇活動門欄腰閉在那裏。然而門下頭空空洞洞的。却看得見門外邊甬道上許多來往客人的足影。也彷彿像當年從地下室牆邊看人足影一樣。誰知事事湊巧。忽然在一瞥間。竟又看見從前那雙腳了。

這雙腳。他見得多了。幾何寬多少。長前尖。是怎樣。後跟。是那般快走。是什麼姿勢。慢行。是什麼步法。他心中是早已有數目的。要他詳細。的說。固然說不出來。一旦重行看見。便同溫舊書一般。提起頭。便源源本本斷定得絲毫不錯。況且還有一樁未曾改變的。就是那雙腳。至今還穿的是漆皮鞋。皮匠出身的人。擎眼光來看。皮鞋尺寸和樣式。當然是不會錯。此外。另有一種特別記號。是大足指旁邊那方棱骨。特別凸出來。很尖也足。使他易於辨識。像這樣尋都無尋處的奇。

記。在。心。

第三房屋類 處處要留心 二八
莫打竈 打竈禍臨身 正九莫遷
屋 遷屋降災星 每年大除夕
青炭去擰門 來朝年初一 掃地
不該應 門上挂小篩 可避晦氣
星 床懸臭大蒜 嘘退小鬼們
更有廚房內 虞誠供竈君 竈上
莫切菜 切菜竈君嗔 脚踏竈門
上 難免瀆神明 竈堂呼煙吃

得罪更非輕 輕則身染病 重則
禍臨門 奉勸燒火婢 一一記在

遇。一旦。過。着。他。那。裏。肯。放。鬆。便。急。忙。追。出。來。看。

還好……走不多遠喲。在那甬道轉灣的桌子旁邊。而且還停住了。

有一個茶房站在那裏。伊便回過頭來問那茶房道。一百零七號在那裏茶房答道。在西面樓上。伊點了點頭。便把伊的面部從遠遠地看了。一個清楚。這不明明是當年的伊嗎。看伊的打扮比從前更華麗了。但一別十年。伊也是二十五六七的人了。難道還沒嫁人。爲什麼裙子也不穿一條。竟和當年做女孩子時一樣裝束。再一看。伊身旁還有。一個女郎。比伊年紀小得多。打扮得花團錦簇像一個妓女。模樣伊與這個女郎同伴跑到旅館來看什麼人咧。

他心中一陣狐疑。便趁着伊走過去之後。將茶房叫來。問道。剛纔那兩個女子是什等樣人。那茶房笑道。這是堂子裏先生。那小的名叫花蓉。那大的名叫老五。雖說是大姐。却是此地有名的春蓉老五……

雜譚一噱

腳之愛情

三〇

心。
衣食住三者都有奶奶經句句。

是實話字字是黃金老太婆刺機千真與萬真（真與針諧音）

還有許多話慢慢告你們大家。

念聲佛虔誦奶奶經

南無奶奶王菩薩肉麻煞南無婆
婆媽王菩薩肉麻煞（三稱）

他一想伊爲什麼竟到了這般田地倒很想切實問問伊便回到房裏寫好一張局票竟命茶房去叫伊來。

不一會伊陪着花蓉來了他請伊坐定便拱手說道我們長遠不見了伊端詳了一回想不起來只好含糊答應道我們似乎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他笑道這是很久的事了況且還是只有我認得你並未見得你會認得我至於我所以認得你的恐怕也只能認得你那雙腳並不見得會認得你這人……伊聽着很怪奇便急急問道怎樣你會認得我這雙腳只怕是你說笑話罷……他道一點兒不假我說明白後你也就會明白了。

於是他就把從前那番情景一一講給伊聽和講故事的一般臨完

嘆了一口氣道不想我們今天在這裏相見更不想你會流落到如此地步談起來我心中實在感傷得很（讀此數語爲之淚下）如

雜譚一噱

逸梅

張君在杭縣某女校爲教員以事旋

里。眠雲與品茗於吳苑深處。余亦在座。談次。眠雲謂張君曰。杭之女學生。亦有亂髮蓬鬆效法西女者乎。張君曰。蘇杭沉蘿一氣者也。蘇既有之。杭未有不若是者。眠雲曰。實則未必美觀。旁有友黃君曰。君等不讀毛詩乎。一則曰。卷髮如蠻。再則曰。首如飛蓬。彼輩殆皆有康成詩婢之資格而能善學毛詩者也。余曰。否否。我嘗紀得疑雨集中有兩句云。梳洗不妨停一刻。亂頭時節最傾城。此兩句乃極寫亂髮蓬鬆之美。較諸頭光面滑者勝。

今我話已言明。你能將你的身世告訴給我聽嗎……這一番話。把伊和花蓉都聽得楞了。伊芳心中尤其是大加感動。暗想世界上竟有這樣的癡人。從我的脚上關念起一直關念到我本人身上。如此看來。他對於我總算十分有心。我的身世又何妨告訴他咧。

於是伊也就把伊十年來經過的歷史。一一講個明白。原來伊自小喪父。跟着老母度日。十五六歲的時節。也會入過學校。只因生性好逛。游戲場。把學業荒廢。又被狡童誘惑。失了貞操。以致於將老母氣死。自己墮落到烟花隊裏。如今年華老大。便又改花爲葉。做了娼門中的助手。回想起來。這都是當年喜歡出入游戲場。換得來的成績。啊。（此一席話。願近日好遊蕩之青年女子聽者）但是當年若不常常在遊戲場出進。却也不會將那雙足影深深印在他的腦筋上。這倒是一番因果一段因緣咧。

十倍也。衆咸笑曰：此王次回之造孽也。

眠雲又曰：方今天氣奇冷，彼輩女學生盛行短袖之衣，兩臂忍凍不知何也。黃君接口曰：此不能怪王次回要當責杜工部矣。香霧雲鬟溼清輝，玉臂寒。彼輩熟讀此詩，特漫溼雲鬟先寒玉臂耳。衆皆笑曰：杜工部有知，當自懺悔矣。

張君又曰：自新思潮鼓動後，報上時見離婚之事，有心世道者之所傷也。余曰：子能作道學語，不讀易經何也。

他聽明白後，更增了無窮感嘆，就又很沉摯的對伊說道：我們今天有幸都是被你那雙游蕩的腳所誤。然而我這一方面今日勉強能成些事業，却完全出于你的腳之所賜。非你之腳焉有今日論理我也？應該重重的謝你。這腳以報其十年來鼓勵我向上的、一番盛意，但這腳不過是你身上肢體之一種，想不出什麼良好的謝禮。說是買幾雙好鞋子罷，未免太菲了。只好因腳而及人，一心來謝謝你了。如今需要些什麼？請你快說。只要我辦得到，我總肯照辦的。

夫離爲伏羲所畫八卦之一其卦爲中女而又有文明之取象夫老女年已老矣不復學時且徐娘雖老猶尙多情故不輕於言離小女年太小所謂小姑居處本無郎彼固無所謂離也而此中女也者既不老又不小復喜言文明故不離婚卽不成爲中女不得爲文明矣于是眠雲等皆大笑曰此不獨不能怪王次回并不能怪杜工部要當責備作易之三聖人矣余亦笑曰誠然誠然

請你念着已往的脚上愛情容我連脚帶人都依靠着你罷想你旣愛此脚當不忍使其永遠飄流在外百無歸束你就收留了我罷我是爲妾爲婢都無不可的……（不是感恩語是至情語）說罷伊早已淚被於面（安得不淚）只昂着頭待他的回答。

他出乎意外的聽了這個要求情不自禁也就答應下來并說道我這幾年忙事業連妻室都還未曾娶心中何嘗不希望有今日這樣一天你負此脚脚不負我我藉此脚成事業你藉此脚才得嫁我可見此脚到底還是有造於你從今望你立定脚跟與我廝守我也好日日親近此脚再努力再發奮再光大我的事業使你這脚從此踏入幸福之門安樂之鄉你大概可以不悲傷了罷

在他和伊訂婚的時候那花蓉姑娘甚是知趣早已溜了回去嚷與一千姊妹聽道五阿姐要嫁人了此人聽說就是中國皮貨公司的

商界年底之寶塔詩

李飛偵探案

三四

趙協理趙發咧。

商界年底之寶塔詩

P.P.女士

再過十幾年又聽見人說趙發已大發其財和夫人商量好將那座大游戲場收買了來改作國貨公司底下一層就陳列着皮質公司的皮鞋出品最奇怪的趙總理的事務室竟開在地下室裏據他說是不忘本（因不忘本纔有今日芸芸衆生可以趙發爲法）

嘆
新
年前
眼在
計會了苦
齊舒早望巴
氣生的有班老
錢蝕大年今爲因
千八萬十有倒空虧
嘻嘻笑孔面班老的有
錢工加要得曉見看計夥



李飛偵探案

陸澹盦

(一) 棉裏針 (續)

這一天的午後李飛偶然爲着一件事去看舍監他們本來是親戚。

時髦婦女五更調

舍監也無可無不可。當時就將那案中經過的情節。詳詳細細。講給他

臘鵠。

一更一點月東升。衣服簇新。呀

呀得而噏。時髦婦人。臂膊露出八九寸。色如銀。袖子管呀。大得無淘成。呀呀得而噏。頭也伸得進。

二更二點月色好。打扮時髦。呀呀得而噏。挾着書包。假裝學生路上跑。樣子俏。緞子袴呀。不

所以倒也不拘師生的迹形。兩個人坐在舍監室裏。隨意談了一會。舍監偶然提起十三號裏失物的事情。觸動了李飛好奇之心。他便自告奮勇。意欲着手偵查。要求舍監把那案子的內容。敘述一番。舍監也無可無不可。當時就將那案中經過的情節。詳詳細細。講給他聽。他聽過之後。想了一會。便問舍監道。照表叔看來。這件案子。與徐張兩人有關係嗎。舍監狠堅決的說道。張允文是否同謀。我倒不敢說。至於徐義生却一定有關係的。李飛道。表叔說他有關係。有什麼証據呢。舍監道。充分的証據現在還沒有尋出。不過他對於這件案子的確有許多可疑的地方。李飛道。可疑的地方在那裏呢。舍監道。十三號房間裏。一總住着四個人。三個人。都失掉東西。祇有他一個。人沒失什麼。這是第一樁可疑。各物被竊的時間是在昨晚十點鐘之後。今晨七點鐘之前。這時候四個人都睡在房裏。外人決不敢進。

到一尺高。呀呀得而噏。絲襪腳上套。

三更三點月更明。衣裳單輕。呀呀得而噏。玻璃紗裙。太陽地裏映眼睛。亮晶晶。望裏看呀。實在碧波清。呀呀得而噏。阿要難爲情。

四更四點月轉西。皮鞋高底。呀呀得而噏。外披大衣。女人竟有男人氣。真希奇。碰着人呀。脚步慢慢移。呀呀得而噏。還要笑迷迷。

去偷東西的可見這個竊物的人一定就在房間裏住的了但是其餘三個人都是失主斷沒有可疑的地方除了徐義生還有那一個呢這是第二樁可疑平常每天早晨他起身的時候也和人家差不多今天却第一個起來比人家格外早些這是第三樁可疑他平常用錢狠闊這幾天却在窘鄉凡人處境窘迫使造成罪惡的原因或者因爲窘得沒法就做出這賊樣的勾當也是有的這是第四樁可疑有此四種原因所以我敢決定他和失物的案子狠有嫌疑李飛聽舍監說完便道表叔怎生知道失物的時間是在昨晚十點鐘之後呢舍監道因爲偷金表鈔票的人一定就是偷絨衫袴的人據許幼蘭說他的絨衫褲是在昨晚十點鐘拿出來的由此推測可知這竊物的人一定在十點鐘之後下手的了李飛聽畢搖搖頭一聲不響後來又問道假使金表和鈔票果然是徐義生偷的那末我

五更五點月模糊。捲烟呼呼。呀。倒有些不懂了。他既然有了鈔票爲何還要把自己的皮馬褂當掉。呀得而噏。汽車坐坐。西洋打扮。呢。舍監聽了倒也一呆。想了一會道。這個問題果然大可研究或者坦胸脯。裙子拖。滑頭貨呀。兜風十字路。呀呀得而噏。一心想丈夫。

贈漢口

新市場梅花鼓
王張金喜詩并序

雲友

女士以大鼓書得名。夫大鼓書名目頗多。有所謂京音梨花梅花等類。本係傳自北方。至梅花大鼓。乃

倒有些不懂了。他既然有了鈔票爲何還要把自己的皮馬褂當掉。呢。舍監聽了倒也一呆。想了一會道。這個問題果然大可研究或者他欠人家的債爲數太多。偷來的錢還不彀抵償。所以又把自己的馬褂當了。李飛道。這却未必因爲學生時代的靡費究竟有限。八十塊錢的鈔票再加上一只金表。也有一百多塊錢了。難道還不彀還債嗎。舍監道。也許他有意把馬褂當掉。預備事發之後洗刷自己的嫌疑的。李飛搖着頭道。也不見得。他當掉馬褂的時候並未當衆宣佈。要不是表叔給他查出來。有那個知道呢。這樣的預備。洗刷心思。未免太曲折了。舍監道。據你看來。這件事便怎樣呢。李飛道。這件案子。倒狠有研究的價值。據我看來。張徐二人對於此案恐怕沒有什麼關係。其中却另有一個人。狠是可疑。不過現在還不能說。等我調查一下。自然就明白了。舍監詫異道。徐義生沒有關係。倒是那一個。

贈梅花鼓王張金喜詩并序

李飛偵探案

三八

因齊魯間之謳歌潤色而成此調。女士籍隸北省得大鼓之真傳故爲梅花大鼓中之鳳麟初來漢皋登場獻藝卽爲知音所歡迎是以美譽鵠起聲馳武漢有梅花鼓王之稱尤善作嗚咽纏綿之曲其淒切處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大有一聲河滿雙淚交垂之概蓋女士雖以色相示人其舉正大方品行端正絕無時俗氣派天半朱霞雲中白鶴足可方之爰集比紅兒詩句率成四絕以見意焉。

有關係呢李飛笑道寄宿舍裏邊總有一個有關係的人不過現在沒有贓証就是知道了也不能宣佈還是不說的好這時候李飛便立起身來走到舍監的寫字檯前把桌上的告假簿翻了一翻忽然微微一笑好像得到了什麼証據似的舍監不懂他的意思又不好問他停了一會李飛又問道現在徐義生和張允文還在自修室裏嗎舍監道還在裏邊李飛道我要問他們幾句話問明白了再來研究罷當時便別了舍監匆匆的去了。

隔了五分鐘李飛回到舍監室舍監問他調查得怎樣了李飛道此案的內幕已經有五六分明白了不過贓物藏在那裏一時倒不容易偵查祇要贓物查得那偷東西的人自然不敢抵賴了我想這半日之內贓物未必就能運出現在事不宜遲倒要趕緊想法檢查纔好舍監道寄宿舍裏我剛纔已經完全查過了查不出來也是枉然。

芳名占斷百花鮮。始信人間有謫仙。

漫道世人都不識。今朝自見火中蓮。

一首長歌萬恨來。霧綃雲縠稱身裁。

紅兒謾唱伊州遍。羞殺凡花盡不開。

臉檀眉黛入時裝。樓上嬌歌裏夜霜。

曾笑世人多詭誕。近來休數踏歌娘。

羞把腰身並柳枝。大都端正亦相宜。

奈花似雪簪雲鬢。初月籜籜映碧池。

應聲蟲（小說）漱石生

李飛道。據我看來。這贓物還在十三號裏。其餘房間毫無關係。可以不必查了。現在我們再到十三號裏細細的檢查一下。你看如何。舍監道。狠好。當時兩人便趕到十三號裏。李飛到了裏邊。上上下下仔細查看。後來又在四人的床上逐一翻視。最後查到許幼蘭的床上。剛把被頭一翻。忽然喊了一聲。阿呀。把那只右手縮了出來。舍監跑去。一看原來那被頭的棉絮裏藏著一枚針。李飛沒有曉得把手去翻。恰巧碰在針上。被那針刺了一下。手心中間刺了些血出來。李飛把針拔出。見那針眼上邊還有一尺多長的一條藍線。舍監道。這針怎樣會遺失在棉絮裏。豈不要刺痛蓋被的人嗎。李飛把針和線拿在手裏。看了一會。好似想起了什麼似的。又把床裏的被頭細細的看了。上上下下捏了幾下。忽然對舍監道。不必查了。我已經明白。現在回到外邊商量破案的辦法。罷舍監見他這個樣子。簡直。

的屋子內竹榻上臥着一個病人。面黃似蠟骨瘦於柴榻旁一張杉木半桌。桌間點着一隻舊油盞火兒兩根。燈草半盞豆油因窗縫內透進惡風。被他吹得半明半滅綠沈沈的恍似燐火一般燈光下有個女子年可七八歲雖無沈魚落雁之容眉目却甚秀麗眼中含着兩眶清淚步至竹榻旁邊低聲言藥爐久沸阿父欲服藥也未病者長吁對曰余不幸遭此奇症行將與鬼爲鄰服藥奚益反不如速死爲愈語未竟而腹中亦隱隱

莫名其妙只得跟了他一同出來李飛回到舍監室想了一會忽然教舍監把十三號裏的四個人一齊叫來舍監點頭罵打發一個茶房去了李飛又暗地關照舍監道停會他們來了我說怎樣你便依我怎樣切不可和我反對這件案子包你就明白了舍監點頭答應不多一會四個人絡續來到舍監室李飛等他們到齊了便發言道去年我在蘇州的時候遇到一個催眠術專家他教了我一套外國圓光的法子狠是靈驗這外國的圓光與中國不同譬如失掉了東西祇消拿一碗清水噴在失物的地方不到五分鐘這竊賊的小東西都能夠看得出來這種法子我已經試過幾遍百發百中靈驗得狠教我把那外國圓光的法子試演一下以免冤屈好人我是義不容

作聲曰服藥奚益反不如速死爲愈。病者卽攢眉呼腹痛不置。女憤然曰。腹中怪物毋多言。今夕當一藥致汝死。阿父則儂可保其無恙也。而病者則於枕上頻搖其首戒女子勿妄語。病者爲誰。莫釐人錢其姓貿布爲業。年四十許。妻已物故。膝下祇一女。名阿鳳。卽侍疾女郎也。錢之爲人。無大惡。惟縱口腹之欲。嗜食黃雀斑鳩等。各禽肉或燔或炙。以快朵頤。乃忽得奇症。初患時。腹痛若絞。且陣陣作雷鳴。既而腹中忽吐人言牙牙若小兒。

辭只得把諸君請來。我們一同到十三號裏。當衆試驗。要是圓出了。那一個的小照。自然不能抵賴了。衆人聽了李飛這翻話。都覺得十分奇怪。外國的圓光術。非但眼睛裏沒有見過。就是耳朵裏也沒有聽見過。大家似信不信可也。沒有人同他辯駁。舍監坐在旁心中也覺納罕。暗想李飛那裏會圓什麼光。分明在那裏搗鬼。不知弄的是什麼玄虛。幸而李飛早已同他說明。無論怎樣不能和他反對也。只得由他去說罷。李飛說完之後。便命茶房去到廚房間裏。舀了一大碗的清水來。他就拿着這清水招呼舍監。帶了許幼蘭等四個人一同來到十三號裏。舍監和四個人四散的立着。好似看戲法一般。房間裏邊寂靜無聲。專等李飛試演他的圓光妙術。李飛定了定神。先問王仁榮道。你的金表放在那裏的。王仁榮道就在這個桌子的抽屜角裏。李飛搖搖頭道。不好。不好。抽屜角太小了。顯出來的小照恐

應聲蟲

李飛偵探案

四二

語應聲效錢之所言無一字訛而腹痛乃愈劇錢與女驚詫萬狀延醫療治之醫決其爲蟲投以使君子等殺蟲之劑詎如水沃石其應聲如故阿鳳性純孝以奇症非藥石所能治必有妖鬼爲祟當求五雷法以符籙驅之惟家貧無餘資乃典質欽珥訪得一祝由科請求施治祝由科給以爐內丹一硃符一令用開水沖服謂服後可立見奇效是夕女故焚符冲丹以進意在速驅妖魅詎知爐內丹爲香灰硃符則僅黃表紙一張上書勅

怕看不清楚又問鄭季蓀道你的鈔票放在那裏的鄭季蓀道就在這個箱子裏李飛又搖搖頭道不好不好箱子裏邊更不清楚了第三個便問許幼蘭道你的絨衫袴放在那裏的許幼蘭道放在床角裏被頭上的李飛點點頭道好了好了這個賊的影子就教他現在被頭上罷說着就走到許幼蘭的床前呼了一口水要想噴上床去許幼蘭見了急忙上前阻擋道我的床上怎好噴水噴溼了被褥教我今夜怎樣睡呢李飛把水吐在痰盂裏對着幼蘭笑道被褥溼了可以烘乾的有何妨礙你若阻擋我就是心虛我也不必試驗了舍監和其餘三人急於要看圓光也都說道被褥溼了可以烘的何必着急幼蘭見衆人都如此說只得退了下來李飛見幼蘭走開了便索性把一大碗水望床上一倒登時那被頭上面溼了一大塊衆人立在床前眼睜睜望着被頭上預備看那竊賊的小照連這位舍監

令二字及三點式之三台助力與夫似篆非篆似人非人不可思議之硃筆數十筆乃術士騙錢常技烏克有濟阿鳳女流無識以致墮其玄中殊可慨也

錢服祝由科之符藥後依然不見有效悲阿鳳之不應迷信擲金錢於虛牝腹中物亦效作錢言謂阿鳳不當信術士語阿鳳既痛且駭不敢與父辯亦不屑與怪物爭淚簌簌下倚榻癱立若木鷄俄聞風雨漸止巷柝無聲聽前微透曙光約略已可辨物見

朱先生也目不轉睛呆呆的望着不料等了好一會被頭上面影蹤全無不要說小照看不出來連個影子都沒有看見舍監把李飛拉到一邊暗暗的埋怨他道你平日歡喜研究偵探學我以為你一定有些學識所以借這案子想讓你練習練習你怎樣玩起這種荒唐的把戲來了現在被頭上面一點也看不出什麼不但你丟臉連我也沒有面子學堂裏的事情怎好當作兒戲萬一被校長曉得了成何體統我真上了你的當了李飛笑道我早與表叔約好的無論怎樣不可和我反對現在爲何又同我反對起來了舍監被他一說到也無言可對這時候許幼蘭等四個人因爲看不出竊賊的小照議論紛紛都來質問李飛許幼蘭因爲弄溼了他的被褥更是忿恨橫眉怒目把李飛任意揶揄李飛却嘻皮涎臉的笑道我的法子向來是極靈驗的今天忽然不靈連我自己也不懂了現在弄溼了你的

父此時神思大懶伏枕默然作假寐。被褥也沒有別的法子祇好叫一個茶房來把被褥拆開拿去烘乾了。再說這總算是我的不是請你別生氣罷李飛說完便立刻去叫

臥。

狀而腹中物亦杳無聲息似甚甯靜乃不敢驚覺蜷身於病榻旁和衣而晨鶯罷唱曉鳥已升宿雨既晴雖街道泥濘而熙熙而往攘攘而來者已絡繹於道時有走方醫生某手持布招高搖鐵虎擣躡躅由錢之門外過阿風聞虎擣聲驚醒默念走方醫生每言能治奇難雜症阿父垂危若是而又無資往就名醫曷不延渠入內治之渠雖走方究亦醫生當不若祝

了。再說這總算是我的不是請你別生氣罷李飛說完便立刻去叫了一個茶房進來命他拿一把剪刀把許幼蘭的被褥拆開茶房去了拿了剪刀來正要動手許幼蘭駭了一跳急忙上前攔阻道這被褥雖然溼了停一會自然會乾的不必拿去烘了李飛忙道不與這水潑得太多了不烘是決不會乾的還是拆開的好幼蘭發怒道我的被褥怎樣要你做主來了真是笑話舍監見幼蘭不願拆意欲上前攔阻李飛急忙對他施了一個眼色舍監這時候也有幾分明白前攔阻李飛敢再來攔阻登時急得面如土色眼見得那茶房一剪一剪把被頭了便也指揮茶房趕緊把被褥拆開幼蘭見舍監上前吩咐自然不敢再來攔阻登時急得面如土色眼見得那茶房一剪一剪把被頭上的線脚剪開只急得他臉上的顏色青一陣白一陣好不難看不多一會線也拆開了被面也拉開了衆人定睛一瞧忽然異口同聲

由科之一無捉摸也芳心既決遂啓屏招之入錢於朦朧中聞有醫至蹙額謂女曰病已無救汝又請得醫生來乎恐仍無藥愈余也醫見病者神職湛然而聲言無藥問患何症且歷來曾服何藥阿鳳代父縷述病情醫亦決其爲蟲症無疑問前醫曾否以砒礮毒之阿鳳曰砒礮亦可服乎醫曰砒礮能殺蟲奚不可服特恐醫家無此胆服者亦無此胆耳錢於病榻上高聲曰先生如有砒礮乞賜少許余必願服生死可置之度外也腹中

的嚷道嘆……絨衫……嘆……絨褲……原來那被面與棉絮的中間却夾着一套絨衫褲舍監看了也詫異道這一套絨衫褲怎樣會跑到被頭中間去的真是怪事李飛搶步上前把絨衫拉在手裏用手一摸忽然在絨衫的袋裏掏出兩樣東西來衆人一看又異口同聲的嚷道嘆……金表……嘆……鈔票……這時候的許幼蘭恨不得有一個地洞鑽了下去

案破了徐義生和張允文的冤枉也明白了眞眞的竊賊原來却是許幼蘭舍監把這件事情回明校長許幼蘭當然開除徐張兩人也都記了一個小過王仁榮和鄭季蓀因爲他們的金表鈔票珠還合浦都來向李飛道謝而徐義生張允文兩人心中尤爲感激事過之後舍監便問李飛道謝這件事情隨便那一個看來都以爲是徐義生偷的你却怎樣會疑心到許幼蘭的身上我倒不懂這個理由你能

亦應聲曰。如有砒礪。余必願服。阿鳳聞言大驚。堅言不可。而醫則欣然色喜。曰。此固應聲蟲。余旣得其真相。藥囊中有藥殺之無俟惶懼也。語次探囊出一藥。授阿鳳。令納錢口中。以開水灌之。令錢靜。臥已則默坐以待。

講給我聽嗎。李飛道。天下的事情不論怎樣曲折。總逃不出情理。二字。這件案子。一定是十三號裏的人所爲。這個見解我與表叔是相同的。十三號裏。一共四個人。倒有三個失掉東西。論理自然是那個沒丟什麼的徐義生最爲可疑了。但是那義生。倘然偷了這些東西。爲何還要當掉一件皮馬褂呢。這是最大的一個疑問。我剛纔已經說過了。除了徐義生之外。據我看來最可疑的便是許幼蘭了。他雖服藥後。約一時許。聞錢腹內。轆轤有聲。言將遺矢。並問所服何藥。而腹中之應聲忽不作響。不暇致答。令阿鳳拔錢起。就淨桶遺之。錢覺腹部頓舒。恍若無病。既喜且詫。以醫爲仙。欲與女羅拜醫。止之曰。余非仙。乃一失時。敢開箱子。拉抽屜去偷。這許多東西呢。據我看來。金表和鈔票早在

之江湖醫士耳。第自幼讀醫藥諸書。自問絕未拋棄。憶昔人會有患應聲蟲者。百藥罔治。且每服一藥病者苟言藥名。蟲亦必應聲曰何藥。一若示其無懼者。然後得某名醫指示令取。本草中諸藥名讀之。至雷丸一藥。蟲不敢復應。屢讀屢如之。知其必畏此藥。姑向藥肆中購而服之。蟲果立斃。隨矢而下。書中乃卽定爲醫案。頃余言。砒礮殺蟲者。乃係試蟲。卽醫家之間。切法聞蟲言。砒礮願服。始決其果。爲應聲蟲。乃以雷丸碾末作丸之藥。

十點鐘之前。被人偷去。與這套絨衫褲毫無關係。不過當時還沒有覺察罷了。後來我偶然查看。告假簿方知。昨天下午許幼蘭因頭痛請假。沒有上課。大凡寄宿生請了病假。當然睡在寄宿舍裏。這就是偷東西的好機會了。論理表叔檢查的時候。也應該想到這一層。不過當時你的心裏總以爲金表鈔票與絨衫褲一同失去的。所以昨天十點鐘以前的事情就不注意了。我既然解決了這兩層。便覺得許幼蘭這人最是可疑。後來我爲審慎起見。又親自去見徐義生、張允文、許幼蘭三個人。與他們譚了一回。徐張二人語語是實。並無可疑的地方。倒是那個許幼蘭有些神情恍惚。言語支吾。當時我便斷定許幼蘭是個嫌疑犯。他偷了東西以後。恐怕人家起疑。便有意把自己一套舊絨衫褲設法藏過。一等天明。先來報告。這樣一來。他也算是失主的一份子。自然沒有人再疑心他了。你想他的用心何等。

進果得一服殺之此非余術之神實爲醫案之驗特怪當世不乏名醫何以遇此奇症昧却古方而出診則洋十元八元門診亦須一元二元徒知取人之財不能療人之疾良可耻也錢聆醫言急令阿鳳傾檢淨桶果見有長約尺許之扁圓蟲一條作深赤色斃於矢中乃質衣得洋四元酬醫醫言貧病素不計值含笑納之於懷飄然出門而去瀕行諄諄以節飲食薄滋味曬錢俾腸胃不致積滯以免再生他患錢唯唯受命後腹疾果不

狡詐我當時雖已證明可惜贓證毫無依舊不能宣佈所以我第二步的計劃便是搜查贓證後來我們到十三號裏檢查之時不是在許幼蘭的被絮裏發現一枚針嗎這一枚針倒是揭破黑幕的大關鍵因爲我發現了針之後見那針上還有一尺多長的一段藍線我便仔細將那條被頭反覆察看見那被單和被面接連之處一半是白線縫的一半却是藍線縫的那藍線的針腳參差不齊好像倉猝縫攏的一般再用手一摸覺得那被絮裏邊好像有一點不平的樣子我此時便恍然大悟知道失去的贓物都藏在這被絮中間我還怕猜的不確所以假做圓光有意搗鬼將他的被褥弄溼便可拆開一看以上所說的就是我偵探的理想和手續說破了也不值一笑舍鹽點點頭道你的偵探學識果然研究得不差將來我狠希望你成一個中國的福爾摩斯呢李飛笑道這樣的案子也配請教福爾

復作壽至七十餘而終。阿鳳已抱孫矣。

摩斯嗎……噠噠……噠噠……阿呀又在那裏敲上課鐘了我要去上課了再談罷再談罷。

(本篇完)

抄襲與告發

寬成

趙三化了一角錢買了一本紅雜誌。

他看到編輯贊話裏頭有「讀者如

其在本雜誌上發見抄襲的文字。務宜惠函示知。能把證物一併寄下：：：本社當把這筆酬金送給報告的先生。」他看了一遍再看一遍不覺密室預備等候那一位不速客。火爐中燒著幾根松木。室中便充滿哈哈大笑。餘外的佳作也就無心瀏



殲仇記

(五)(下)

程小青

抄襲與告發

殘仇記

五〇

覽立刻呼他阿弟走來。說道。你快快將我幾本舊小說一齊拿來。他阿弟說聲曉得。就立刻拿到他面前。他西一翻。東一翻。翻出一篇滑稽偵探小說。連忙取了筆墨。對他阿弟說道。你將這一篇小說。騷抄下來。並且附耳說了幾句。阿弟也歡喜個不了。不消二三個鐘頭。原篇已經抄完了。數了一數。倒有二萬多字。下邊署了王娟明女士五個字。然後取了一個信壳。上面寫着上海紅雜誌社編輯先生收。等到下期紅雜誌出版了。他對阿

一塊毡帷拉開了一些。就露出一扇窗來。他開了窗的上半截。便覺得涼風吹進室來。同時還聽淅瀝的聲音。知道外面已下雨了。羅密萊說道。我不知道我們的那位朋友。要叫我們等多少時候。克麥。你且坐著。說著又取出一匣雪茄煙來。繼續道。我想他這樣的約會。未免有些虛誇。你以為對麼。我道。我却不以為然。他既然說來。一定會得來的。你須知他真不是一個膽小的人呀。羅密萊答道。這樣也好。他於是從衣袋中摸出一把手槍來。把槍膛中的彈子。驗了一驗。重新放好。他燒著了雪茄。半個鐘頭。彼此都靜默無聲。那時古屋中完全寂靜。只有那火中的松木。偶然爆裂。和窗前一隻夜鷹。叫了兩聲。似乎在雨空中飛著。羅密萊又問道。你想他明日張膽的進來呢。還是偷掩著進來。我道大概偷進來罷。如果這樣。那一扇窗。就是他唯一的通道。羅密萊道。那麼我們可要把窗關上麼。我答道。不必。我們

弟說。不中用。不中用。我們的小說沒有披露出來。別要被他看破了。唉。白費心思。白費心思。他阿弟說。勿要性急。這期沒有。再看下期。到了下期紅雜誌又出版了。果然不出他阿弟所料。那篇抄襲的滑稽偵探小說。竟然刊載出來了。看看下頭署名是王娟明女士。他不覺手舞足蹈。喜不自勝。馬上取了一紙八行箋。颼颼地寫道。

紅雜誌大主筆先生偉鑒啓者。貴雜誌某期^卷中載有王娟明之滑稽偵探小說一篇。此係某君所作。早不如瞧著罷。我也走到窗口去瞧瞧。窗的下面有一個磚砌的花床。因說道。如果有人進來。這一個花床。真是一個絕妙的接足物。我正說了這句。猛聽得有一種金屬物相觸的聲音。羅密萊神經緊張。駭問道。克麥。這是甚麼。我道。這是鐵門的關合聲罷了。原來外面的風吹得很厲害哩。我們又重新歸座。又經過了長時間的靜寂。一回。羅密萊又發聲道。你沒有忘懷。我們會見過挨勃洛士伯爵麼。我道。你不是說那一次有一個女子叫做包撒的。他指出挨勃洛士伯爵給我們瞧麼。這也不可盡信。伯爵是神出鬼沒的。那女子也許受欺。並沒有真個認識他。唉。那是甚麼。他一手把在椅子背上。作傾聽狀。這時有一種狗吠的聲音。非常悽慘。他因咒道。可惡的狗。克麥。你可曾聽得甚麼。我道。我好像聽得門外有足步的聲音。他道。當真麼。便立起身來。摸出手槍。仰跂著。走到門口。突的把門開了。却沒有蹤影。

已披露于某雜誌上。茲特奉呈原作務祈法目核對後。即將酬金及原書一併交下。不勝盼切。此上順請 著安

趙三謹上

回件請寄某省某縣某街交鄙人收可也。

他這信寄去之後。隔了六七天。果然郵差遞了一封信來。信面上寫着內附鈔票拾元。趙三先生台收。紅雜誌社寄。他拆開一看。笑得嘴都合不攏。信中無非是一番贊揚文字。並請他以後再有此種發現。仍請舉發。不勝

羅密萊又回身過來。說道：「唉！十點鐘了。兩個鐘頭已經過去了。我道還有兩個鐘頭哩。但我覺得很倦。他不答。只把眼睛瞧著爐火。我的眼睛却合上了。那時雖開著窗。室中這覺得熱不可耐。外面的雨聲。仍續續不絕。忽然間。我覺得有一隻手。竭力握在我的膝上。我張開眼睛。見羅密萊目露異光。一個指頭按在唇上。似叫我不要聲張。接著他取出一隻信匣子來。在一張紙上。很迅速的寫了幾個字。我回瞧時計。很詫異的見十二點只缺一刻。羅密萊把那紙給我。紙上寫著道：「你睡了將近兩個鐘頭了。這時我聽得窗外有些聲音。大概在那窗和毡帷的中間。已有一個人藏著。」我點點頭。又作勢叫他把鉛筆給我。也在那紙上寫了幾句答語道：「我實在沒有睡著。並且一向瞧著那毡帷。你的話不錯。那裏確實有一個人。他在五分鐘前。從窗口裏爬進來的。」他一瞧。似出意外。接著取出手槍。向我跳了

感激等語……

他正在拍手拍腳笑個不住。旁邊的郵差候他發給收條。等得不耐煩了。連呼了兩聲先生。他纔如醉方醒。從身邊摸出一個圖章來。在寄來的信壳上印了印。郵差取了收條。方才出門而去。哈哈隔了幾天。趙三和他弟弟又在串這齣戲文哩。

諺識

觀欽

出了油火錢。坐在黑暗裏。白蘭地酒給他。他努力一飲而盡。我婉聲向他說道。朋友。你的計畫不見得智慧。須知這裏是英國。不是楷潑森山。你如果殺却了挨勃洛士伯爵。你自己也要抵罪的。他答道。這一層代價我早已計算過。

一眼。突然從椅子上跳起。奔過去將毡帷揭開。那時有一個白髮灰臉。和眼露異光的人。僵僂的站在那裏。就是利却禿斯卡。羅密萊銳。聲驚呼道。唉。又是你麼。禿斯卡把兩隻手垂及兩腿。身體越發彎了。很謙遜的答道。正是我來瞧。挨勃洛士伯爵的。因我聽得他要來見你。我想乘機見見他的面。所以跟著你們來到這裏。不料他是一個懦夫。竟說謊不來。這時已經很宴。他大概不會來踐約了。羅密萊這時彷彿要下逐客令的模樣。我忙在他手臂上觸了一觸。低聲道。讓我來應付他好了。於是就將禿斯卡引到裏面。他的形狀真可憐。身上被雨溼透。又因著驚惶的緣故。渾身都顫抖不定。我斟了一小盞

看影戲者既出戲資。又在黑暗裏坐。所謂出了油火錢。坐在黑暗裏也。

綽板大腳裝高底。

婦女盛行天足。履聲橐橐。莫不高其後跟。所謂綽板大腳裝高底也。

人催不走。鬼催直溜。

趁輪船搭火車。開行時間。以汽笛發聲爲號。未至開行時間。任憑乘客如何催促。卒歸無效。迨汽笛血列列作鬼叫聲。而輪船與火車乃直溜而去。所謂人催不走。鬼催直。

了。但不幸誤信了他的謊言。竟勞我空走一遭。我道。你不相信挨勃洛士伯爵會來踐約麼。禿斯卡道。正是我不相信他。我道。爲甚麼不信他。道。他說明在夜半以前必來踐約。唉。你聽著。這不是打十二紀鐘麼。這時那石殼的時計果然釘釘的鳴著。一回便停止了。禿斯卡又道。你瞧。他不是已經毀約了麼。我直答道。你錯了。挨勃洛士伯爵早已來了。他倒跳了一步。駭問道。來了麼。我道。是啊。而且就在這一人催不走。鬼催直溜。

間室中他的衣袖中似乎藏著一把利刀。這時突的抽出。張著怪目向四下瞧視。羅密萊也出意外。目灼灼注在我面。禿斯卡又道。在這裏麼。你如果不是說謊。請你指給我瞧。我交摺著兩臂。緩緩答道。你要瞧他麼。你現在正面對著他呢。老實說罷。我就是挨勃洛士伯爵。接著便靜寂無聲。羅密萊幾疑我癟發。禿斯卡氣咻咻的詫異道。甚麼就是你麼。唉。那你真是在那裏說假話了。你想我不認識挨勃洛。

溜也。

順風耳朵千里眼。

順風耳朵者。德律風也。千里眼者。

大年夜出月亮。

改用陽曆以後。除夕往往見月去。
年除夕爲陰曆十四日月光甚皎。
深也。

西廂記鼓詞 飯牛

△仿賈鳴西鼓兒詞

西廂記鼓詞

殲仇記

五五

士伯爵。麼。你——你——我忙接口道。正是我已承襲了他的爵號和產業。至於伯爵的本身早已脫離了你的權力以外。他已死多年了。現在我告訴你。他怎麼樣死的。那時當你逃出了穹壙。伯爵忽也走進壙去。那高大可怕的埃及人。忽從昏暈中醒來。他覺得有人觸摸他的胸膛。便舉起利劍猛刺劍鋒陷入伯爵的心窩。竟立刻斃命。這誤殺的事情。當時曾守祕不宣。所以外間的人。仍以爲伯爵安然活著。後來這故事。忽而洩露出來。但你却早已不見。我因設法尋你。以便贖罪。補過。直到近來。我方纔在倫敦尋得你的蹤跡。我說到這裏。回頭向羅密萊瞧瞧。防他因著詫奇的緣故。失去知覺。不料他很安靜。向我道。你姑且說下去。我笑應道。我也沒有多話。我在伯爵的文件裏面。發見幾種證據。都是和你德雷富列一姓構怨的計畫。我很願意使你知道。並且願量力助你。可是我不能顯露我的本相。一則因

△長亭送別

人生世上不論女和男。 叙時歡喜。
別時艱難。 眼見生離更不堪。
况當有夫妻恩愛。 雖則無一年半載。
也算有三個月頭暗地裏同衾。
合被我喚你哥哥。 你叫我妹妹。
一壁廂偎紅倚翠。 一壁廂誓海盟山。
誰料到平白地半腰裏拆台。
早知今日情形。 勾起當年懊悔。
想厥根由。 都是那不近人情的公親娘。
在從中作怪。 最不該賴許婚姻。
無端分散。 悶酒樽前過一。

爲還有那四個兇很的同黨。 他們如果知道我反叛了他們助你勢必第一個先要滅我。 二則我和他的關係自己也覺得慚愧。 須知我就是挨勃洛士伯爵的獨生子。 因此我雖然願意助你脫離那四個惡徒的爪牙。 但不能不掩藏我的真相。 所以我假託了警察偵探名義特地來助你撲賊。 現在我們既已把四個暴徒除去。 不但你不必再有顧忌。 即我也可以高枕無憂。 至於我所以不早告訴你。 却演成這種戲劇式的結局。 一半爲了我的本身。 除非將我死父的同黨全數撲滅。 我斷不敢露面。 一半因爲我天性好奇。 故意要使你驚喜的緣故。 直到這時大仇既去。 我和密司蘭特勞的婚姻經了社會的公布。 又因這位堯斯卡先生的臨蒞。 他並且寫信給過密司蘭特勞密司蘭特勞將信轉授給我。 我就趁此機會將我的真相宣布了。 哈哈。 挨勃洛士伯爵曾允許今晚來見你。 現在我果然來踐約了。 羅密萊、

杯未沾唇心先碎雙行紅淚似琥珀珍珠般一串低垂唉你看夕陽殘照已挂疏林外倩疏林你與我挂住斜暉你看馬兒慢慢行車兒快快隨分明眼底人千里自崖而返地角天涯只望你客中寒暖要自家珍重安排休教我朝思暮想日夜挂胸懷到京師書信早頑尤望你祖宗保佑

第此去赴試長安博得個狀元及第
擗宮花走馬榮歸

德雷富列爵士。你可願意和我握一握手麼。我受了你這樣的大惠真不知怎樣。著我的兩手喊道。握一握手麼。我受了你這樣的大惠真不知怎樣。報答你因我假使沒有你這時那裏還能夠存活在世上現在我的魔星既去回復了我的自由好似黑雲散後重見天日。你真是賜我再生的人哩。我含笑說道。唉羅密萊這些小事何必掛齒。但有一事。你却不可忘懷。就是下星期的今天。挨勃洛士伯爵將要和一個英國最風媚的女子結婚。那時總要請你們來觀禮呢。

(完)

文虎

濟羣

二月春風原上多射草名一剪刀草。
移幾輔於春山射六才一都撮在眉尖上。

本期所刊『脚之愛情』一篇。係海鳴先生傑作。立意新穎。佈詞雋妙。一閱題目已知篇中必多奇趣。洵爲不可多得之作。

編輯

濟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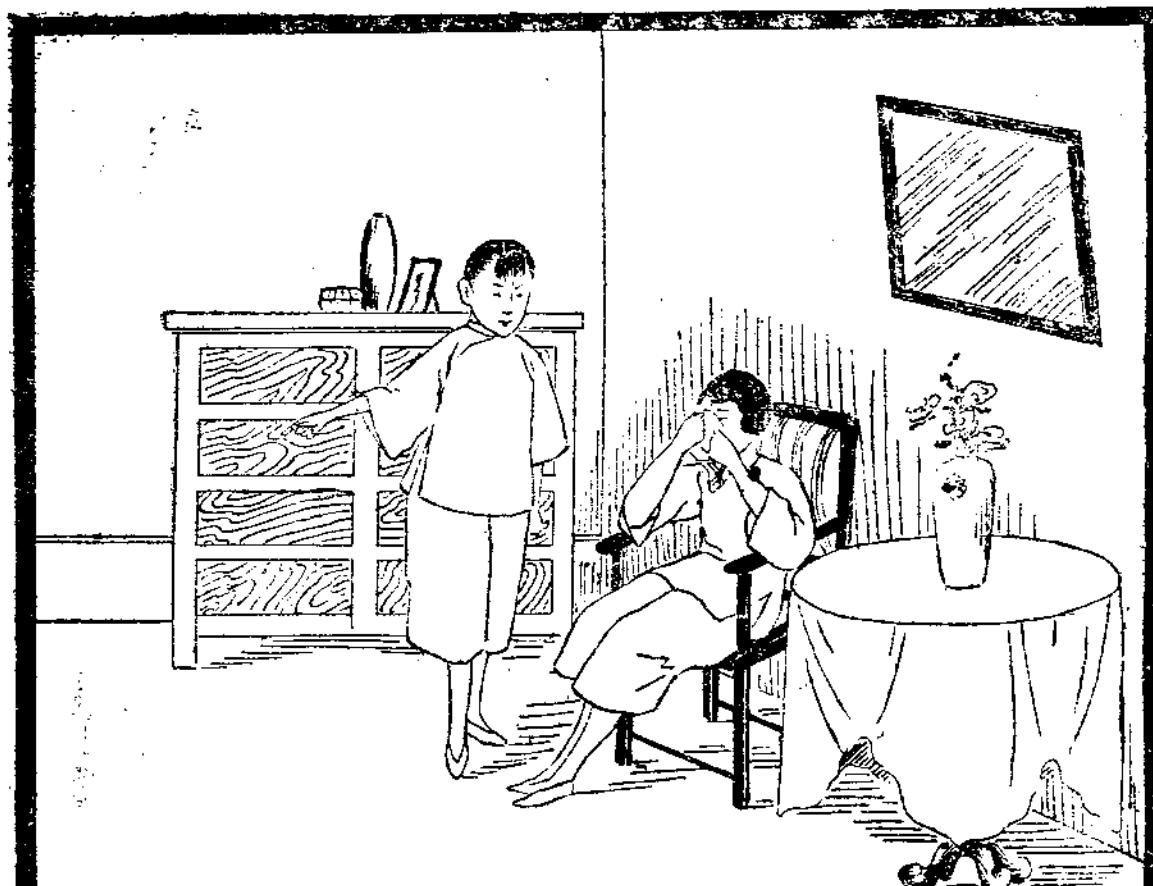
羣

獨鶴前著『留學生』『月下簫聲』『戀愛之鏡』『如此犧牲』等數篇。膾炙人口。本期所刊『仇』亦屬佳構。情節之曲折。較前尤覺離奇。因篇幅過長。且全篇原可分爲三大段落。特分三期刊完。愛讀獨鶴先生著作者。必極歡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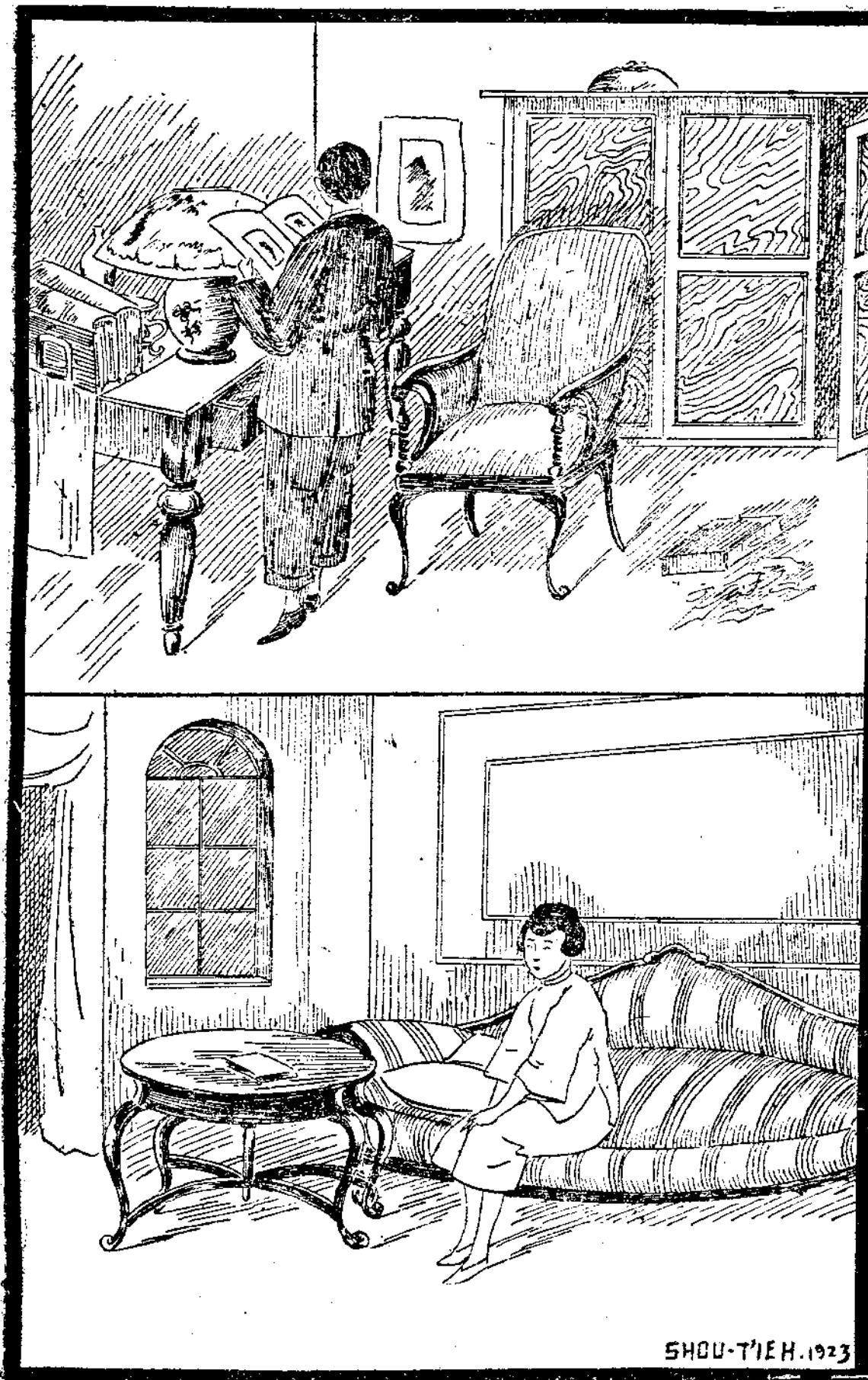
程小青先生所譯。『殲仇記』五篇。已經刊畢。現由濟盦先生擔任著中國偵探小說五篇。名曰李飛偵探案。佈局縝密。妙在摭拾眼前瑣事。一經點綴。即成佳作。倘祇讀上半篇者。決難猜測下半篇之結果。耐人尋味。爲偵探小說之上乘。當依次披露。以供同好。

下期有嚴獨鶴先生之『仇』第二篇。王西神先生之『湯餅筵』。程瞻廬先生之『黑暗地獄的蠟燭』。吳雙熱先生之『洪姥姥的鴻運』等數篇。小品亦多可誦之作。『新歇浦潮』『江湖奇俠傳』亦愈有精采。特此預告。

第二十五回
問病源郎情水薄



第二十五回
觀異狀妾意花樓



SHOU-TIEH.1923

新歇浦潮

海上說夢人著

第二十五回 問病源郎情水薄 靚異狀妾意花穠

話說張大小姐問他妹子一匣信封是那個送與他的。二小姐聽了忽然面漲通紅。嘆息不語。大小姐見了頗覺納罕。他以爲世界上的事沒一件不可以對人說的。何況送信紙這點小事大不了。是個男人送他的罷了。然而有什麼希罕呢。只消自己也送些東西給他就可以對銷的了。他爲何要臉紅回話不出再一問。二小姐方告訴他是俞蘭芳送的。大小姐聞說忍不住哈哈大笑道蘭芳是你的未婚夫送你東西原是應該的。你適間提着了爲何嘆氣。二小姐聽說又長嘆了一聲。大小姐看他眼圈微微帶紅像是要哭出來的光景不由詫異之至驚問其故。

二小姐對他姊姊。你以後休得再提什麼未婚夫未婚妻來觸我的心了。我同姓的婚約早已取消多時咧。大小姐失驚道：你兩個不是很有愛情的麼？緣何訂了婚又取消呢？二小姐低頭不答。經不起大小姐再三盤問。他也只得從實告訴。原來這俞蘭芳是他同學俞鞠如的哥哥。二小姐從和他相識以來。兩人常相偕上學。相好得什麼似的。前書早已敘及。後來GG進了他們華洋女塾。鞠如又替蘭芳介紹。蘭芳見GG比二小姐活潑多多。因又將愛二小姐的心移愛GG。不過嫉妒之心人皆有之。二小姐豈能獨免？幸得他心存忍耐。以爲自己和蘭芳久已口頭訂約。GG又是個有夫之婦。料他們好雖好。決不好出什麼別的花樣來呢。所以他有氣也存在心上。不肯和蘭芳鬧翻。豈知久而久之。蘭芳同GG的熱度愈趨愈高。對待自己直冷到寒暑表零度之下。二小姐此時再也忍耐不住了。只得硬硬頭皮問蘭芳：我們倆的婚約幾時可以實行？不料蘭芳人面獸心竟

反汗前言不承認有婚約之話。這還是數日前事。二小姐被他一氣氣得病倒在。家。直到現在不能上學堂讀書。他因此事很倒自己的胃口。不肯讓第二人知道。所以大小姐也不會聽得他談起這些話。現在被問不過他始從實講了出來。可憐話還不曾說完。早已淚盈雙睫。大小姐聽了也氣得蛾眉倒豎。杏眼圓睜。拍案大罵。俞蘭芳實在豈有此理。不該欺侮我妹子。到此地步。我一定要收拾他。不讓他同GG過適意日子的。但他妹妹俞鞠如素來不是和你很投契的嗎。緣何不能幫你說一句氣話呢。二小姐聞言又長嘆了一聲。道。姊姊。你以為世界上人待人都能夠面子上和心裏頭一樣的麼。從前我也以為將心比心。決無異樣。現在方知道祇有貓繞膝犬掉尾方是至誠。你要是有什麼觸惹了他。他動了怒。也不過當場咬你一口。抓你一下。就完事的講到人與人的交際。你無論待他怎麼樣好。一日他有了別的意思。非但你平日待他的多少好處。全都忘在腦後。而且還要。

化恩作仇。背後算計。假使他也和猫犬般的當場開消倒也罷了。偏偏人爲萬物之靈。他當着面慣有許多鬼奉承。轉了身始作弄於你。令人防不勝防。這種事不經歷是永遠想不着的。待你想着苦頭也吃到的了。那俞鞠如你看。他平日待人多親熱。多要好。我起初以爲全學堂中祇他一個可稱得和藹可親四字。豈知現在纔曉得他乃是全校中獨一無二刀鑽促狹的一個人呢。大小姐驚問此言。從何說起。二小姐道。你從前不是稱讚他待朋友面面俱到的麼。可知他所到的祇在有錢同學方面寒素些的同學。那一個在他眼內。他當初巴結我也。因我是官家之女。名氣好聽。所以同我親熱得什麼似的。我所有之物。他不問情由拿着就用。我因彼此要好自然也不與計較。他見我慷慨故而介紹他哥哥同我相識也。是我自己不識人頭誤當他兄妹倆是好人以致自不小心有從前一段話柄自此之後。鞠如常向我借長借短。衣飾物件。我有的自然都肯借給他。有一回他竟

向我借三百塊洋錢。這件事瞞不過你娘。每月祇給我十五塊洋錢。零用不比你。有時還向他要些賭本。我是從來不賭錢的。那得大筆頭銀錢出入十五元也。不過買買書本。做做車錢罷了。一票上要我三百。教我怎拿得出。不得已祇可回頭。他沒有不料。他因這上頭懷恨於心。恰巧這時凌華璧就是GG。他也進我們學堂中來讀書。這GG的脾氣和我們兩樣。我們講究量入爲出。他家私雖然不多。手頭却鬆闊的什麼似的。無論有抵當沒抵當。錢是別人的或者自己的喜歡用了。再說情願到時候再發急的。然而鞠如却最歡迎這種人。他同GG好了。對我一面和心不和。這還在其次。豈料他陽爲敷衍暗下還離間他哥哥同我的情愛。一方面竭力爲GG拉攏。到如今想必他們都很得意了。我借此也未嘗不可長長見識。辨一辨世人的良心。不過有一句話我不敢說。恐怕得罪的人太多了。我想世界上的。一百個倒有九十九個沒良心的呢。大小姐呻吟道。好得很。你連我。

也罵進在裏面咧。二小姐忙道：大約姊姊就是那有良心的一個呢。大小姐哈哈大笑道：你倒能言舌辯得很。二小姐也破涕笑了。然而大小姐於他妹子受俞家兄妹欺侮這件事終覺憤憤不平，說我一定要設法報復他們纔好。二小姐道：常言吃虧就是便宜。我的意思想還是認個吃虧算數了罷。大小姐搖頭說：你肯吃虧我倒不肯吃虧呢。這夜大小姐一者因為替妹子受旁氣的緣故，二則自己也因早間被梁家幾句話惹動了火，想出去看戲散散心。問他妹子愛到那家戲館去。二小姐說：京戲我是素來不相信看的。還是到虹口看電影去罷。大小姐道：看影戲也好。有你做繙譯，我就不愁看不懂咧。用過晚膳，大小姐還想請世勳過來同去。因礙着二小姐之故，只得罷了。姊妹兩人同坐自己的馬車，往北四川路影戲館到時候，電影已開了場。兩人買票登樓，暗中摸索的尋着一間空廂房進去坐了。看客多少，他們也望不清楚。大小姐就說：看電影就是這點不好。若往戲館

中。有熟人豈不可以一望而知。大家坐在一起。彼此也熱鬧多呢。二小姐道。我原催你早些來的。沒熄火時候。豈不同京戲館一樣。都是你撲粉點臘脂。摸了許多工夫。以致電影開了場。自然瞧人不着。少停休息十分鐘。不是一般可以尋人的麼。大小姐笑道。經你這般一說。大約又是我的錯了。二小姐一笑。那時戲幕上正映新聞片。大小姐看了幾段。只嚷難耐。怎的沒有大偵探小偵探呢。二小姐教他低聲。這是新聞片。正劇還在後面。你休性急。被旁邊人聽了。要笑話的呢。大小姐聞說。就很不滿意的道。我也是花了錢出來看戲的。舌頭生在我的口內。我愛說什麼就說什麼。有甚笑話不笑話呢。二小姐曉得他的脾氣。也就不做聲了。新聞片做完之後。接上一本滑稽。大小姐又見說明的字樣。太多說底下。這班人怎不拍手。催他們快些收下去。字這般多。豈不討厭。二小姐道。字都接在片子上面。拍手也是徒然。因為做的人自己也沒權限。可以伸縮他呢。大姐道。笑道。不好了。我

到了這裏影戲館。倒像劉老老進了大觀園。沒一件不是外行的咧。二小姐也聽得笑了。姊妹兩個說說笑笑。看了幾本影戲。大小姐有不解之處。他妹子都細爲指譯。原來二小姐的英文程度。倒也着實不劣呢。到了休息的時候。電燈開啓。頓放光明。他們也急於向四週觀望。有無熟識的人物在內。看到背後這一間。兩人不約而同的說了聲。咦。大小姐自覺眼底生煙。心房發跳。看他妹子也臉紅過耳。神色頓異。這邊二小姐也不住望他。姊姊妹妹兩個面面相覩。做聲不得。原來背後非別正是他二人的冤家對頭。逢於狹路。這一排共坐七人。三男四女。男的是俞蘭芳周少雄。和另一個沒見過的美少年。女的便是TTGG一對寶貨。以及蘭芳的妹子鞠如。還有個十八九歲的姑娘。大小姐不認識。二小姐却認得他是自己的同學。姓錢名喚愛妮。家中大約有幾個錢。所以鞠如很拍他的馬屁。彼此結爲一黨。割頭換頸。要好得什麼似的。自己若知道他們在這裏。罰咒也不願

意到此來看電影。平添一肚子氣惱的大小姐。因有少雄和TT在座故而也觸動前塵心中氣漲不過少雄等一班人見了他姊妹倆倒並不十分詫異皆因他們到得甚早張家姊妹雖在熄火之後方來但久坐暗中觀人自比明處進來的容易而且大小姐的說話聲音他們也聽得耳熟能詳了所以開火之時早有準備他姊妹兩個迴轉頭去蘭芳少雄二人假充看說明書不作理會TT原和他們沒招呼過故仍雙目灼灼自顧望另外一班看客遇見熟識的他就點頭示意或者微笑傳情倒大有應接不暇的意思惟有鞠如GG和愛妮三人與二小姐既係同學當着面勢不能置之不理此時看他迴過頭來即忙點頭爲禮二小姐氣在心中面子上也未便來而不答祇可點頭爲報大小姐見了恨恨說你還和他們點什麼頭呢我恨不得拿把刀將他們一個個殺得乾乾淨淨方出心頭之氣二小姐教他低聲說有什麼我們肚內明白就是了何必放在面子上況他們

就在後面聽得了。豈不難以爲情大小姐道怕什麼聽得了他們也不能奈何我。你這般膽小怪不得要受別人的欺侮呢。二小姐不語大小姐還嘮叨不已。那時。背後這班人也未嘗不議論他們。少雄告訴蘭芳自己從前和大小姐相好的時候。他常強留着我不許回家早起去了無論有事沒事終得到天黑方許出門一離開就打電話實在肉麻不出後來我見他有些怕了略略同他疏遠不意他竟上門找尋還敢面見我爹爹被我爹爹罵跑的你想笑話不笑話呢衆人都聽得笑了TT却瞪少雄的白眼說你們既是老相好他在前面你就該過去敷衍敷衍爲什麼縮在這裏不怕別人難堪麼少雄笑說我若過去敷衍了他只恐還有別的人也要難堪呢衆人又都笑了TT故作忸怩又對少雄瞄了一個白眼前面張氏姊妹見他們這班人帶笑帶說也疑惑是議論自己大小姐說別人雖然不怕但被別人說到了他也不由得頸紅面赤起來自覺偏促不甯無以爲計幸

得一會兒火又熄了。所謂眼不見爲淨。彼此仍各看各的影戲。此時大小姐舌頭雖然還在口內。說話却沒適間那般多了。而且懷着心事。看電影始終不明白是何情節。連二小姐識洋文的人也看得不知所云。真所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到明日請早四個字出現之後。電燈復明。再看少雄等一班人蹤跡不見。也不知在什麼時候走的。大小姐對他妹子說。何如我原曉得他們看見了。我就要逃走的。在裏面我雖不奈何他。一到外間馬路上。我可決不能饒放他呢。現在便宜了這幾個忘八蛋。咧。二小姐聽說暗幸那班人早走得。好不然祇恐他姊姊要當真惹出禍事來了。但如果少雄等和他們一同散出來。大小姐是否要與他大啓交涉。這句話祇恐連大小姐自己都不能明白。不過眼前沒了他人。儘他自己一張嘴。說說罷了。至於少雄等一班人倒也並不爲怕他姊妹兩個。所以等不及完場就要逃走。其中另外有個緣故。諸君看過前文應知。這T.T本是個有名蕩婦。他自和少雄相識以來。貪戀他公子多金。所以明中答應他。不再另外結交朋友。其實。

暗渡陳倉的何止一人。少雄起初倒頗相信他和自己真有愛情。但日子久了，覺他忙忙碌碌，來倏往不知所幹，何事未免起了一點疑心。古人說得好：「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那禁得他用着心冷眼旁觀，不多幾回，就被他瞧出了痕跡。少爺們脾氣用錢，雖爽醋勁也。本來足的虧得少雄還算久歷情場，有些兒涵養。工夫面子上並不同他鬧穿祇耐守機會預備及鋒而試。這天看電影，本是他做的東道主，却由TT邀客。張氏姊妹所不認得的美少年連同座這班人都不認得。據TT說是他的姨娘的過房兒子，姓裘，小名金寶。一向在外埠讀書，新近畢業回來，所以帶道請他吃晚飯和看影戲。TT要自己摸錢出來買票，但少雄豈是小器？一塊大洋的人兒替他們一起買了票，座位也不會分開。TT好生得意，只對金寶眉花眼笑的觀看。金寶也含笑相報。這還是未曾開映電影前頭的話。少雄本已用心見此情形，豈有不暗下懷疑之理？TT還將他當作木雕泥塑的一般，熄了火眼光，不能再和金寶相鬪。心中未免不甘，便又不時伸出手來，暗地與他。

行了幾回文明握手之禮。他們以爲沒人瞧見。豈知少雄眼光不望電影專門看。他二人的一舉一動。雖在暗中。竟沒一件可以逃過他的雙目。到底人心皆同。當此地位。誰能夠不醋氣冲天。無名火發。算得少雄還有忍耐性。但坐可再也坐不住了。第二次電影映不多時。他就拂袖起來。說我要走了。TT心中雖不願意。無奈少雄要走。他也未便獨留。只得隨同出來。金寶自然緊跟着。TT他三個一走。其餘那班人怎樣坐得住呢。祇可一窩蜂的出來了。他們來時候本坐少雄的汽車。此刻出來。少雄一躍上汽車。對衆人說一句明朝會就此指揮桂林開着走了。衆人都預備坐汽車的見此情形。未免掃興。TT更覺面子上大擋不下。祇可自爲解嘲。假意笑了一笑。道這人又發猫兒脾氣。適間還好端端的不知怎樣又惹了氣。咧他走他的路。我們怕沒車。叫麼於是俞家兄妹和GG都笑了一笑。他們幾個雇黃包車先走。TT問金寶。我們可要坐車。金寶說一路走走。一路講話。不比坐車更好麼。TT依言。他兩個走着路。金寶問適纔那姓周的不知爲何生氣。

T T 說誰曉得他呢。他素來就是這種脾氣。你休瞞他。各式有我承當。不干你的事。金寶聞說。不由轉愁作喜。他兩個帶說帶走。不知不覺也不曉得跑了多少路。繞了多少圈子。T T 回家時候已天色黎明了。敲門進去。娘姨告訴他周家少爺纔走得不多一會。他還是十一點鐘時候來的。獨自一個在房中踱了好半天。又在沙發上打了一會瞌銃。後來翻箱倒櫃。不知搜了些什麼去了。T T 聞言吃了。一驚也來不及換衣裳。先要緊開抽屜。觀看果然沒一隻不是被他翻得亂糟糟的。有幾只上鎖的連彈簧也被他擠壞了。箱籠各處無不如是。貴重東西倒並沒有什麼。祇自己歷來所相識的男人送與他的許多小照。是他一生精血所聚。素來祕密珍藏。不讓第二人屬目的。現在也被他一掃而空。這可是他最傷心難堪的一件事。因他朝三暮四。閱人已多。有些至今還相見一笑。有些已瞠目如不相识。全仗着這幾張小照作他個唯一記念之品。閒來披閱。如對其人。此刻都被少雄搜刮了去。何異奪了他許多心上人兒一般模樣。教他怎不急殺。氣得倒在椅。

子上幾乎發昏。只顧頓足罵那娘姨該死。你爲什麼聽別人搜刮我的東西。怎不阻擋。阻擋。娘姨說周少爺不比別人。他素來就同這裏的主人一般。拿什麼就你小姐在家時候也沒阻擋他一回。何況我們做底下人的呢。TT無話。只可抱怨自己。不該挨到這般時候方纔回家。早知少雄要來。就該夾腳跟他回來的。現在別的不打緊。小照必須要他回來。甯可同姓周的反目。大不了再和他斷絕關係。這許多照片乃是一生心血。決不願意放棄的呢。當下他決定主意。自己端整安歇。教娘姨待我睡着了之後。你就到周公館去找他家少爺。必須當面同他說話。不可教別人傳言。請他今夜務必到這裏來用晚膳。說我特地買了他愛吃的幾樣菜來舒他的氣。還有要緊話對他講。那幾張小照請他也帶了來。不可忘記。你不妨自己講幾句苦話。說小姐爲着周少爺拿了他的照片。要歇你生意。扣你工錢。這樣也許他聽了不忍教你無故受累。就肯將照片送出來還你了。娘姨點頭理會。TT也就此安歇。待他春夢驚回。娘姨替他泡水來揩面漱口時。TT問他

周公館去過沒有。娘姨說去過的了。周少爺不肯出來見我。我託桂林叔進去說話。他也不答應出來。推頭沒有工夫。我說小姐請他吃晚飯。大約他到夜終可以忙完了。他說這幾天一天到晚。一夜到天明。永遠沒工夫出來。小姐有晚飯也請別人吃了罷。我說得言乾語盡。實在無法可施。也只得回來了。TT大怒。教他放下水壺。讓我自己來倒面湯。你給我再走一趨。教他今夜務必來的。娘姨答應去了。少停回報說。周少爺仍沒見着。話託桂林傳進去了。不知他來與不來。這夜TT特叫了幾色小菜。自己連大門都不敢出。專候着少雄前來。豈知上他的老當。竟等了一夜空。次日再着娘姨前去。仍沒當面見着。依舊含糊回報。然而預備却不能不預備。這樣又空守了一夜。差不多接連四五天。皆是如此。把TT等出火來。說姓周如此可惡。我拚着不和他再好的了。必須邀幾個流氓出來。做他一頓。方出心頭之氣。真是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還不毒。最毒淫婦心。不知這一回少雄曾否吃虧。且待下回分解。

投稿簡章

- 一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 一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爲合格
-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 一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 一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冊或數冊
- 一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惟附有郵費及掛號費者不登當於一個月內奉璧
-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閘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界書局紅雜誌編輯部收
- 一抄襲家幸勿惠顧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編輯主任 嚴獨鶴
理事編輯 施濟羣
發行者 世 界 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世界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世界書局
零購 漢口天津世界書局
△價 奉天廣州世界書局
目▽ 電話中四七二三局屋路局
北京世界書局

全年	半 年	零 購	△價
五十册	廿五册	每 冊	目▽
實售四元	實售二元	實售一角	每册郵費
外國四分	日本三分	本國一分	日本三分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各策推才難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大力謀發達一經委託部代辦各商店專門人
商號盡速來利無不盡心劃切人

承接印刷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
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 傳單·廣告·月份牌·股票
印 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單
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啟謹局書界世 路馬四海 上市 紅